

新加坡唯一的华文文化双月刊

YUAN

源


2018年·第4期·总期: 134+ S\$5.00



星洲回眸——郁达夫

- 陈武烈外孙陈吉瑞访谈记
- 华族文化贡献奖得主专访
- 牛车水的老与不老
- 惹兰勿刹的古早情怀

主办机构
Organised by

 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
Singapore Federation of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新加坡華文文化中心
SINGAPORE CHINESE CULTURAL CENTRE

 联合早报
LIANHE ZAOBAO

短片有愛，新加坡派
Our Singapore Style, Your Singapore Story



我的新加坡派
MY SINGAPORE STYLE
微电影大赛
MICRO FILM COMPETITION

报名截止日期 Registration Deadline: 15 November 2018
呈交作品截止日期 Submission Deadline: 01 February 2019
官方网站 Official Website: <http://microfilm.zaobao.com>

组别：公开组、学生组
Categories: Open, Student

总值接近\$30,000的奖金等待领取
A total of close to \$30,000 cash prizes to be awarded



扫描QR码了解更多参赛详情
Scan QR Code For More Participation Details

支持机构
Supported By

 National
Integration
Council

 新加坡宗鄉會館基金
SINGAPORE CLAN FOUNDATION

 CULTURAL
MATCHING
FUND

编辑语

文·谭瑞荣

20世纪中叶，有一批文学艺术界的名家从中国南来，在新加坡落脚。他们的到来，使星洲的天空顿时星光熠熠。郁达夫就是这众多星宿中的一颗耀眼明星。

如今的新华文坛，的确不能与那个时代同日而语。幸而，我们还能看到老一辈作家的笔耕不辍；看到新一代作者的活跃身影。能否如郁达夫在《晨星的今后》中所期望的：“培植出许多可以照耀南天，照耀全国，照耀全世界的大作家”我们不敢妄言；星洲这片新华文学的天空，华文华语还能在天幕上隐约地闪烁，这已经是值得我们庆幸的事情了。

其实，相对于其它地方，南洋星洲还是有文学艺术的生长“空间”的。不然，这么多大家，怎么会一度汇集到此？除了时政的因素，恐怕这里的创作“土壤”（多种族的多语境的文化生态），和发展的“空间”（东西方文化与市场的开放平台），也是吸引众多名家的因素之一吧。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新加坡在物质层面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列，是时候照顾我们的精神层面，将文学艺术之星，点亮在世界的天宇了。“星洲回眸”是我们新近推出的栏目，我们希望通过系列专题，可以让大家回顾一下头顶那些曾经闪亮的明星；可以让我们仰头期待：这些闪亮的明星，再次进入我们的视野。

可喜的是，我们还能看到星洲的星空并不寂寞：华族文化贡献奖的获奖者，不就是这些闪烁的明星吗？韩劳达、李煜传、湘灵音乐社、新加坡作家协会，这一个个闪烁的名字，逐渐映入了我们眼帘。还有：本刊推出的“年度优秀文学作品奖”及其获奖者，不也正星光熠熠，闪亮登场了吗？

我们在物质层面富有了，精神层面其实还相当饥渴。因此，我们须不断地准备一席席本土风味的文化盛宴，以满足我们的精神味蕾。让我们共同打造本土之星吧！因为，我们期望“星洲”的天空挂满耀眼的繁星。

2018年·第4期·总期: 134

■ 出版 ■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
Singapore Federation of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397, Lorong 2, Toa Payoh,
Singapore 319639
Tel : (65)6354 4078
Fax : (65)6354 4095
网址 : <http://www.sfcca.sg>
电邮 : yuanmag@sfcca.sg

■ 编辑顾问 ■

李国基 方百成

■ 编辑委员会 ■

主任：严孟达 副主任：周兆呈
委员：尹崇明 白毅柏 蔡成宗
李叶明 徐李颖

■ 总编辑 ■

谭瑞荣

■ 编辑 / 记者 ■

欧雅丽

■ 英文校对 ■

李国樑

■ 总代理兼发行 ■

恒信贸易公司
Huang Sin Trading Co.
Pioneers & Leaders Centre,
4 Ubi View, Singapore 408557
Tel: (65) 6841 1367
Fax: (65) 6841 6267
Email: huangsin@pacific.net.sg

■ 设计、分色、承印 ■

先锋印刷装订私人有限公司
Pioneers & Leaders Centre
4 Ubi View, Singapore 408557
Tel : (65)6745 8733
Fax : (65)6745 8213
网址 : www.pcl.com.sg

■ 出版准证 ■

ISSN 2382-5898
MCI (P) 045/02/2018

■ 出版 ■

2018年8月

支持机构:

National
Integration
Council

CULTURAL
MATCHING
FUND

新加坡宗乡会馆基金
Singapore Chinese Federation

目录。

- p.4** **先贤后裔** 点滴往事串联成的家族史片段 莫美颜
—— 陈武烈外孙陈吉瑞访谈记
- p.8** **星洲回眸** 颓废抑或激进 陈庆
——从郁达夫在星洲的几件事说起
郑子瑜与郁达夫 顾楠楠
郁达夫与平社的京剧因缘 顾楠楠
郁达夫与狮城文人 胡春来
郁达夫与虎豹别墅的一段逸事 薛依云
- p.23** **旧貌新颜** 惹兰勿刹的古早情怀 李国樑
- p.28** **纵横南洋** 做慈善从心出发 沈芯蕊
—— 访慈善家黄马家兰
- p.30** **艺文脉动** 融合动画元素的京剧《白蛇传》 傅翀

以艺术信仰诠释新加坡生活之美 陈庆
—— 记“印象新加坡”国庆美展2018

p.30 艺文脉动





p.28 纵横南洋



p.38 总会专递



p.40 文化传灯

- p.34 百年沧桑** 百年广惠肇留医院再续辉煌 欧雅丽
- p.38 总会专递** “爱国歌曲大家唱”首次在淡滨尼唱响 欧雅丽
- p.40 文化传灯** 文学的传承与创新 顾楠楠
——访华族文化贡献奖团体奖得主新加坡作家协会
八十五岁不言休 顾楠楠
——记华族文化贡献奖个人奖得主李煜传
- p.45 时尚玩家** 凤鸟背后的事 汪洋
- p.46 杏坛岁月** 给他们一包米 尤今
——谈阅读与练笔
- p.48 华语华文** 非词素词素化 造词方便灵活 表达多姿多彩 汪惠迪
- p.50 建筑情缘** 牛车水屎巷今昔 虎威
- p.52 医药保健** 甫得木瓜治膝肿 李日琳
- p.54 余音缭绕** 从古典走向现代 徐李颖
——《琴笙阮语II》音乐会
- p.56 人物景点** 牛车水的老与不老 林高
——谈虎威系列绘本创作
- p.60 国际之窗** 感恩生命中所有的遇见 齐亚蓉
——第八届冰心文学奖纪实
- p.63 本土文学** 狮城赋 伍木

点滴往事 串联成的家族史片段

陈武烈外孙陈吉瑞访谈记



文·莫美颜
图·受访者提供



陈武烈(1874-1934)

对 对我们来说，了解祖先的事迹不但可以寻根溯源，知道自己是谁，还可以为自己的生活提供借鉴，从中获得启示和帮助。陈吉瑞也有这样的想法。因为这一信念他不会轻易放弃任何一个可以让他进一步认识祖先的机会；因为这一信念，不久前他终于寻获外祖母郭金娘(1888-1932)的坟墓。滴水成河，祖先的形象也因此越见清晰。

密林中寻获外祖母郭金娘的坟墓

现年69岁的陈吉瑞(Terence Tan Kiat Swee)是福建帮领导人陈武烈(1874-1934)的外孙。陈武烈是华社领袖陈金钟的孙子、慈善家陈笃生的曾孙。

郭金娘是陈武烈的第二任太太。他的第一任太太邱吉娘(1879-1903)年仅24岁便离世，留下五名年幼的子女。陈武烈何时续弦至今仍是谜，不过陈吉瑞相信，郭金娘进门后应该是忙于照顾五名年幼的孩子，所以迟至

32岁才生下女儿陈宝月(1922-1961)。陈宝月就是陈吉瑞的母亲，她与陈文水医生(1917-1993)结婚后共育三男，陈吉瑞是他俩的幼子。

陈吉瑞的外公陈武烈，一生敬重和仰慕祖父陈金钟，因此把1910年所建的别墅命名为“金钟大厦”(Golden Bell Mansion)。大厦属乔治王朝时期的建筑风格，同时又融入新古典主义建筑特色，既有陶立克圆柱，又有华丽的拱门，还有古希腊式的横条装饰。别墅楼层高，走廊宽，装有活页窗，通风良好，很适合热带气候。大厦目前的业主是新加坡土地局，租户是丹麦海员教会，他们曾出版《金钟别墅》一书记述大厦的历史。

陈武烈是辛亥革命倡导者孙中山的追随者，也是新加坡同盟会的会员。孙中山回中国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途径新加坡时，1911年12月15日曾在陈武烈兴建的金钟大厦留宿一宿，当时接待他的就是陈武烈的夫人郭金娘。1912年2月15日，孙中山的原配夫人卢

慕贞及红颜知己陈粹芬，还有女儿孙蜓与孙婉，在回中国途中路过新加坡时也下榻金钟大厦，同样由郭金娘接待，可见郭金娘的贤慧。

郭金娘于1932年去世，下葬于武吉布朗(Bukit Brown)。1932年6月1日《海峡时报》报道，出席葬礼的亲友众多，当中就包括当时暹罗总领事Phra Mam Raksha。陈武烈继承家族殷实的企业，所经营的家族米业振成号又居东南亚之冠。经商之余也热心公益，曾捐助泰国华侨创建的泰京天华慈善医院和报德善堂，经常往返泰国，与泰国的关系密切。

虽风光大葬，多年以后不知怎的郭金娘的坟墓却被深藏在武吉布朗的深山野林里不知所踪。一天陈吉瑞在翻查家族资料时无意间发现《海峡时报》这份有关郭金娘葬礼的报道，引发他寻找外祖母坟墓的兴趣。他联系上陈笃生的玄孙陈继廉，请他与在武吉布朗寻墓发掘历史的“武吉布朗人”(Brownies)联络，协助寻找外祖母郭金娘的坟墓。

皇天不负有心人，两周后“武吉布朗人”捎来好消息，告诉他郭金娘的坟墓找到了，但被掩盖在坟场内一片杂草丛中。陈吉瑞找来了工作人员披荆斩棘，还砍掉长在坟头上的一棵树，外祖母的坟墓才得以重见天日。陈吉瑞说，由于坟墓上的字迹已模糊不清，没有一些技巧根本无法辨认。他们在经特别处理的字迹上漆上红漆后，才清楚看到郭金娘墓碑上的碑文。中文刻着陈武烈妻郭金娘之墓与去年年月日及陈武烈六名子女的名字；英文碑文则加刻年龄。今年清明节，陈吉瑞和妻子冯婉珊及陈继廉一起到郭金娘坟前扫墓，聊表孝心。

陈吉瑞10岁丧母

陈武烈与郭金娘的女儿陈宝月命途多舛。陈武烈辞世时她不过12岁，就读于上海徐家汇一所教会办的贵族学校崇德女学，即今天上海七一中学。而那时她的母亲郭金娘即陈吉瑞的外婆早两年已去世，所以陈宝月12岁时就成了孤儿。

新马知名历史学者柯木林在一篇题为《陈武烈失踪解谜》的文章中，提到一份陈笃生玄孙陈继廉提供的“民国二十三年十月二十四日侨务委员会行政院报告”，报告中陈宝月谈到当时自己的处境，大意是：兄弟姐妹散居各地，鲜少通讯，自己只身上海，无依无靠，连学费也付不起，后获得国民政府中央抚恤委员会支助学费，学费寄交崇德女学校长收存，以作吉蒂求学期间费用。吉蒂是陈宝月别名。

据知，父亲去世后陈宝月在上海没待多久便回到新加坡，在其大姐陈宝丽的安排下报读新加坡女子学校，她修完护士课程后与陈文水医生结婚。1961年陈宝月因皮肤癌辞世，去世时年仅39岁。

陈吉瑞说，母亲离世时他才10岁，是妈姐把他带大的。在他的记忆里，母亲为人和蔼可亲，深受家人和亲友的爱戴，她说得一



陈吉瑞(中)与太太冯婉珊及陈继廉在郭金娘坟前合影



年初寻获的郭金娘之墓

口流利的英语、华语和泰语，上海话和福建话也说得溜，她也是个很注重传统礼俗的妇女。“每逢农历新年的初一初二，妈妈一定带着我们三兄弟到亲戚家串门拜年，而妈妈总会告诉我们拜访的是什么亲戚，虽然直到长大后我才了解我们和这些亲戚的关系，但也因此让我们维系着与这些亲戚的联系，并对自己的家族历史和家庭背景有一个初步概念。”

资料显示，翡翠山路(Emerald Hill Road)117号屋是陈武烈的寓所。陈吉瑞小时候母亲常带他到寓所拜访大姨妈陈宝丽。陈宝丽在银行家夫婿肖保龄去世后便搬回117号屋居住直到60年代。陈吉瑞印象中117号屋是一座独立楼房，有两层楼，天花板很高。117号屋后来出售拆除，现址为共管式公寓绿宝石大厦(Emerald Mansion)。

本地英语剧坛一部不朽的独角剧，《娘惹艾美丽》(Emily of Emerald Hill)，其故事场景就在翡翠山路117号屋内。剧作者，本地著名英语作家官星波(Stella Kon)是陈武烈的曾外孙女。剧本以上世纪30年代至60年土生华人社会及文化为背景，讲述一个穷人家的少女，嫁入豪门，努力经营一个家，最后面对孩子和丈夫离去和失去翡翠山的幸，展现一个新加坡娘惹坎坷的一生。此剧除搬上本地舞台，也曾在马来西亚和中国杭州上演。观众可从剧中人物艾美丽身上看到官星波的外婆陈宝丽

强悍的身影。

官星波在英国爱丁堡出世成长，在新加坡受教育。有说她对新加坡的认知既疏离又带怀旧情怀。她另有几部剧作为她赢取过几次新加坡全国剧作比赛大奖。另一部作品“Eston”还获得文学奖的荣誉奖项。现在官星波主要致力于音乐剧创作。

陈武烈的家族后裔目前已传到第六代，人数为194人，仍健在的158名散居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英国、德国、澳大利亚、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家。他们活跃于不同领域，并继续传承家族奉献社会的传统。

以外祖父为荣耀

谈到外祖父，最令陈吉瑞敬佩的是他的献身社会和热心兴学。陈武烈在1897年到1916年担任天福宫主要领导人时，最了不起的一件事是完成天福宫的重修工作。天福宫是新加坡早期华人社会的领导机构。此外，1899年陈武烈也任新加坡华人女子学校财政，他是该校的发起人之一，另外他也是华人义勇军队员及陈笃生医院管理委员会委员。

陈吉瑞说，外祖父跟陈氏家族的其他祖先一样不仅关心本地侨民的福利，也挂念着其故乡的发展。资料显示，陈武烈曾捐龙银150大元协助家乡修路。这都叫陈



官星波的剧作《娘惹艾美丽》



陈武烈后人在金钟大厦合影

吉瑞引以为傲。“他是那么的无私，热心公益事业，推动社会和教育事业的发展，造福人群。”

虽然没见过外祖父，也没接受过他的教诲，但陈吉瑞相信，自己的为人处世或多或少受到外公服务社会的精神感召。

陈吉瑞已退休，之前在保险金融业奋斗超过40年。他于1972年踏入保险业，隔年成为劳埃德(Lloyds，是英国五大银行之一)唯一被派往英国受训的华人员工。受训期间他像海绵般尽量多吸收与金融业相关的知识，之后还到法国、挪威和美国进修。

在40多年的保险生涯中，陈吉瑞曾是本地和外国保险公司及保险经纪公司的区域主管、首席分销官、主席、金融业纠纷调解中心(FIDReC)总裁。陈吉瑞说：“身为主管我们必须帮助员工更好的发挥他们的才能，这样公司才能创造更好的业绩。”所以他采取“倒金字塔”管理法，把一线员工放在最上层，把权力和责任下放到他们身上，而把自己放到最下层负责监督的工作。这种协助员工的想法是不是受外公热心助人的精神启迪陈吉瑞说不上来，不过他相信“你帮助别人别人也会帮助你”，所谓“助人为快乐之本”。退休后陈吉瑞仍继续助人，只是转换了平台和对象，他除到伯大尼卫理疗养院(Bethay Methodist Nursing Home)当义工，也与后进分享他个人在人生及保险金融业的工作经验。

(作者为本刊特约记者)

Detailing an episode of family history

An interview with Tan Kiat Swee

I believe in the search for traces of one's forebears, is not only a search for roots and origins, but also an understanding of oneself and also a self-discovery of one's life. It is with similar thoughts in mind which led Tan Kiat Swee to embark determinedly on a search for his ancestors' graves. With great dedication, it was not long after before he discovered his maternal grandmother, Kwok Kim Neo's (1888 – 1932) tomb. A trickle of findings swelled to a flood of discoveries.

The search into the verdant for Grandmother's tomb

Terence Tan Kiat Swee, 69 years, is the grandson of Tan Boo Liat (1874 – 1934), a leader in the Hokkien clan. Tan Boo Liat was the grandson of Chinese community leader Tan Kim Ching and great grandson of philanthropist Tan Tock Seng.

Kwok Kim Neo was the second wife of Tan Boo Liat. His first wife Khoo Kit Neo (1879 – 1903) passed away at 24 years of age leaving behind five young children. According to Tan Kiat Swee, Kwok Kim Neo was busily raising the five step children, that it wasn't until she was 32 years of age before she bore her first child Tan Poh Guat (1922 – 1961), a daughter. Tan Poh Guat married Dr. Tan Boon Jhui (1917 – 1993), had three children. The youngest of which is Terence Tan Kiat Swee.

Tan Kiat Swee's maternal grandfather Tan Boo Liat, had a deep respect for his grandfather Tan Kim Ching. He built a grand villa in 1910 and called it "Golden Bell Mansion" in his honour – Kim Ching translates to gold bell. The building was basically in English Georgian style, but mixed with Neo-classical and embellished with ancient Greek motifs and Doric columns. In his time Tan Boo Liat was a strong supporter of Dr Sun Yat Sen and his anti-Qing revolution. He hosted Dr Sun on two occasions in Golden Bell Villa after he became President of Republican China.

Kwok Kim Neo died in 1932 and was buried in Bukit Brown Cemetery, as reported in the Straits Times on 1st June 1932. Tan Boo Liat took over the family's business around this time, especially the import of rice from Thailand. With the passage of time, Kim Neo's tomb was overgrown and thus lost in the greenery and flora of Bukit Brown. By sheer coincidence, Tan Kiat Swee, while gleaning through some family papers came across the Straits Times report of Kim Neo's funeral and burial at Bukit Brown. This stirred his desire to locate his maternal grandmother's tomb. He called his cousin Tan Ji Lian, another descendant of Tan Tock Seng, and together they sought the help of the "Brownies" – a Bukit Brown Cemetery enthusiast group.

"The heavens favour the faithful", for after a long and difficult search the tomb was located. Buried under thick verdant undergrowth and shaded beneath a tree which has taken root just above the tombstone, Tan Kim Neo's final resting place was brought to light. Tan Kiat Swee said that the task of deciphering the worn-out engraved words was particularly difficult, and after applying a "red-paint" process did the words become clear. Engraved in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Kwok Kim Neo, wife of Tan Boo Liat, date of death and names of all her six children and her age at death, all became clear. This year's Qing Ming Festival, both Tan Kiat Swee and Tan Ji Lian's families paid their respect at Tan Kim Neo's rediscovered tomb.

Tan Kiat Swee said that he was only 10 years old when his mother Tan Poh Guat passed away. He was brought up by the family's majie (Cantonese domestic servant). He fondly remembers his mother bringing him and his siblings to the ancestral house at 117 Emerald Hill Road, especially during Chinese New Year celebrations. He recalls meeting his mother's elder sister Aunt Tan Poh Li who lived there.

Most of all, Tan Kiat Swee recalls the public contributions and philanthropy of Tan Boo Liat, who in 1899 founded the Singapore Chinese Girls School and an active member on the Board of Tan Tock Seng Hospital.

Tan Kiat Swee is now retired, having been an outstanding member of the Insurance business in Singapore. His 40 years of service in the insurance industry saw him holding highly responsible posts, one of which being the Chairman of FIDReC. He also upholds a family tradition of public service, by volunteering at the Bethany Methodist Nursing Home.

(translated by Kwan Yue Keng)

颓废抑或激进 从郁达夫在星洲的几件事说起



文图·陈庆

出走南洋

1938年12月，怀着对抗战以来国内政情的失望之情，郁达夫离开了他曾为之倾注满腔热情的祖国，接受“万金油大王”胡文虎的邀请，携妻王映霞、儿子郁飞南来新加坡，出任《星洲日报》副刊《晨星》和《星洲晚报》副刊《繁星》的主编，以及主持《星报日报》的双周刊《文艺》和日报的《文艺》周刊。自此开始了他在新加坡长达三年零两个月的漂泊生涯。

如今热闹非凡的牛车水裕华国货，正是当年郁达夫抵达新加坡后的第一站，他们一家三口就住在裕华国货前身——南天旅店的8号房。南洋的碧海蓝天、椰风瀚海，能够起到抚慰人心的作用，郁达夫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和愉快。他在《槟城三宿记》中写道：

回想起半年来，退出武汉，漫游湘西赣北，复转长沙，再至福州而住下。其后忽得胡氏兆祥招来南洋之电，匆促买舟，偷渡厦门海角，由香港而星洲，由星洲而槟屿，间关几万里，阅时五十日，风尘仆仆，魂梦摇摇，忽而到这沉静、安闲、整齐、舒适的小岛来一住，真像是做梦。

由于郁达夫在海内外文艺界声名赫赫，因此他的到来，在新加坡和东南亚文坛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许多仰慕他的文学青年纷纷前来拜访，他所编辑的报刊因他主笔而销量大增。

郁达夫非常敬业，是一个典型的工作狂。他白天编辑副刊，参加社会活动，晚上编辑报刊新闻，每天笔耕超过五千字、伏案工作十小时以上。三年间，他写了400多篇政论、杂文、散文和文艺杂论，针砭时弊、富有远见。马华(马来西亚华人)文艺的发展离不开郁达夫的付出，他起到了连接新加坡与中国的“桥梁”作用，经常利用副刊园地，沟通国内和新马的文化联系，通过“五四”新文学和抗争文艺的介绍来开拓



郁達夫公園



中年时期的郁达夫



1939年，郁达夫与民国女星王莹等友人在新加坡

马华文艺。在他所编的副刊上，不时介绍国内文化界的活动情况和来函来稿，遇有国内较好的文艺作品立即转载，而很多作家都把自己的作品寄给郁达夫，支持他在新加坡办报。比如林语堂用英文书写的长篇小说《瞬息京华》由郁达夫译成中文在《华侨周报》上连载。此外，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丁玲、萧红、柯灵、艾芜、许广平等著名作家的作品经常在副刊上发表。

在南来之前，郁达夫与王映霞就已经貌合神离。1939年3月，郁达夫在香港某报发表《毁家诗记》提醒王映霞，意欲与之言归于好，没想到弄巧成拙，把王映霞推到了风口浪尖，置于不堪境地，反而真的起到了毁家的作用。一年后，郁王离婚，王映霞只身一人返回国内。之后李筱英进入他的生活并与之相恋。出任《华侨周报》主编正是李筱英引荐的。

引发论战

这里不得不提一件事，郁达夫刚上任不久便与新马文坛展开了一场南洋文艺论战。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刚来新加坡的郁达夫去槟城观光游览时，与当地文艺界进行交流，听到了“槟城的几位朋友提出来的质问”，这些质问和意见颇有片面性。郁达夫不经调查信以为真，回新后写了《几个问题》进行了无的放矢的批评，

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关于学习鲁迅的问题上。当时，马华青年正在对如何学习鲁迅的为人和文风进行热烈的讨论，郁达夫冷不丁地泼了一瓢冷水：

对这个问题，我以为可以不必这样的用全副精神来对付，因为这不过是一个文体和作风的问题。假如参加讨论的几十位先生，个个都是鲁迅，那试问这问题，会不会发生？再试问参加讨论者中间，连一个鲁迅也不会再生，则讨论了，也终于有何益处？

鲁迅对郁达夫有知遇之恩，这话出自他之口，也难怪大家要对他表示失望了。

有人在《南洋商报》副刊《狮声》中对他提出批评。《狮声》编辑对话郁达夫：

抗战要求每一个文化人参加抗日统一战线，因此，即使是以颓废文人著称的郁达夫先生，我们希望他能本其热情与正义感，动员他的笔和口，为民族服务，这便是郁达夫先生到新加坡来虽然声称是“慕南洋风光”，而南国文化青年们仍不减其热忱希冀的原因。

郁达夫写了《我对你们却并没有失望》进行解释，说他那番关于个个是鲁迅或不是鲁迅都不必讨论：“这是对死抱了鲁迅不放，只在抄袭他的作风的一般人说的



郁达夫与原配孙荃及长子龙儿(后来龙儿夭折)



郁达夫与王映霞

话”，并说自己与鲁迅“相交二十年，就是他死后的现在，我也崇拜他的人格，崇拜他的精神”，“所以我说用不着讨论的，是文体、作风的架子问题，并不是对鲁迅的人格与精神有所轻视”。但是这些解释难以平息青年们的怒气，讨论持续了较长时间。

最后是楼适夷从客观视角出发，在《晨星》发表《遥寄星洲》一文：

郁达夫先生和鲁迅先生茅盾先生是不同的类型，我们不能以期望鲁迅茅盾先生者期望他，然而他的纯真的性格，他的强烈的正义感，他的为大众喉舌，革命友人的事业，依然要给他以很高的评价。

逐渐消除了一些读者对郁达夫的误解，随后许多作家把自己的优秀作品寄给他发表，萧红更是把《回忆鲁迅先生》首先发表在《晨星》上，争论才渐渐得以平息。而后郁达夫对事业勤勤恳恳的态度，对文学青年无微不至的关怀、指导与提携，使他不仅站稳了脚步，而且成为新加坡文学界的扛鼎作家，更受到大家的敬重。

郁达夫在新加坡的三年期间，促使马华文艺呈现一

派生气勃勃的景象，对推动马华文艺的发展，作出了不少贡献。胡愈之曾对他作了这样的评价：“他的伟大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天才的诗人，一个人文主义者，也是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

1941年年初，日本侵略军日益逼近新加坡，郁达夫托友人将儿子郁飞送回国内。在陈嘉庚、胡愈之的帮助下，1942年2月4日清晨，郁达夫与“华侨抗敌委员会”的一批文人一起，从炮火纷飞中悄悄撤离新加坡，最后化名赵廉，居住在印尼苏门答腊岛，1945年9月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

富阳、嘉兴、杭州、武汉、长沙、福州、新加坡、印尼……今天这些故地的每一粒石块、每一朵鲜花、每一捧泥土都将永远印记着郁达夫的名字。

生平年谱与后世评价

郁达夫(1896-1945)，浙江省富阳人。原名郁文。现代著名作家。1911年，刚进入中学读书的郁达夫开始创作旧体诗，并向报刊投稿。1913年，随长兄郁华(郁曼陀)赴日本留学。1917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1921

年，与郭沫若等在东京成立文学团体“创造社”。同年，他的首部短篇小说集，亦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短篇小说集《沉沦》出版；1923年又完成第二本小说集《茑萝集》，两部小说的出版，轰动国内文坛。1922年回国后，曾任北京大学讲师，武昌师范大学、中山大学教授，先后主编了《创造月刊》、《大众文艺》等刊物，发表了《小说论》、《戏剧论》等大量文艺论著。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郁达夫为发起人之一。同年，与鲁迅、宋庆龄等发起组织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1933年，郁达夫加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4月，由上海移居杭州，创作大量的山水游记和诗词。1934年，郁达夫任浙江省政府参议。1935年，担任《中国新文学大系》内的《散文二集》的主编。1936年2月，郁达夫应当时国民政府福建省主席陈仪之邀出任福建省参议兼公报室主任。在福州，郁达夫号召文化界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936年10月24日，为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写了《怀鲁迅》一文。1937年8月，成立了“福州文化界救亡协会”，郁达夫被公推为理事长，并担任《救亡文艺》主编。他在为文学青年程力夫的题词中写道：“我们这一代，应该为抗战而牺牲。”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在武汉宣告成立，郁达夫赴武汉担任政治部设计委员，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上当选为常务理事，任研究部主任以及《抗战文艺》编委。台儿庄大捷后，郁达夫受命作为特使率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代表团到台儿庄劳军，巧遇美驻华武官史迪威，从旁协助其到台儿庄考察。史迪威后来写了一篇关于台儿庄战役

的详细报告，在美国政府和军方引起了很大反响，促使美国开始对华援助。

许多人评价说，郁达夫虽身为“五四”新文学作家，在思想上属于激进的民主主义，在文学创作上受19世纪末欧洲文学的影响，然而其始终没有完全摆脱中国旧式传统文人的积习，具有如阮籍、刘伶等竹林七贤那种“放浪形骸之外”的处世态度，因此他的生活和创作都包含着深刻的矛盾。然而，笔者认为，郁达夫是一个跟从自己内心的人，一个简单而真实的人，然而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及其个人遭遇等原因，所以注定让其显得比常人更复杂，因而作品中往往颓废与激进并存。他性格中的复杂性，也可以说就是人性的丰富性。郁达夫的全部著作反映了旧时代知识分子普遍的苦闷心理和关于人性解放的强烈的呼声。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高远东如此评价：

在郁达夫身上，首先体现的是风格——其文学创作是中国所有现代文学作家中辨识度最高的一个；其次是风度——展现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从传统革新、公私雅俗、国难家仇等矛盾中产生的精神涅槃与人文救赎；最重要的是风骨——创作起源于觉醒，升华于战斗。”“从病弱、颓靡，到刚健、强大，犹如近代中国民族性格的缩影。”“早期的浪漫主义、中期的避世心理、晚期的积极抗争……这些都是郁达夫忠实、根植于内心的创造，因此也更能感染人心。

(作者为新加坡永久居民、中国贵州财经大学讲师)



郁达夫于日本留学时期



《沉沦》创作于1921年5月，是郁达夫早期的短篇小说，也是他的代表作，甫一出版即震撼了当时的文坛

郑子瑜 郁达夫



文图·顾楠楠



郑子瑜先生（1916~2008）出生于福建漳州，是一位著名华裔汉学大家、新加坡汉学大师，以研究中国修辞学见长。他自幼家境贫寒，在饥饿中出生，又在饥饿中成长。上世纪30年代，郑子瑜20岁的时候受到恶势力迫害无法生活，便南渡婆罗洲，来到北婆罗洲的首府山打根，在依山傍海、景色宜人的白沙湾生活了十几年。而后于50年代初移居新加坡。

郑子瑜无师自通，在曲折的人生历程中勤学苦练，自学成才，成为世界著名学者，可谓“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他曾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语言学教育研究所从事研究，也担任过著名刊物《南洋学报》的主编，历任日本早稻田大学、大东文化大学教授及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这位享誉世界的新加坡著名学者，以研究中国修辞学史和诗人黄遵宪著称，出版有《人境庐丛考》、《中国修辞学的变迁》、《诗论与诗纪》、《中国修辞学史稿》、《中国修辞学史》等。除修辞学领域外，他曾在早稻田大学发表题为《论郁达夫的旧诗》演讲，一跃成为郁达夫诗词研究专家，这在郑子瑜的学术研究生涯中，无疑又是一座高峰。

郑郁之交

事实上郑子瑜与郁达夫一生仅见面一次，但在那之

前，郑子瑜对这位五四时期蜚声文坛的新文学作家心仪已久，他曾经模仿郁达夫1931年的名诗《钓台题壁》原韵写就：“不为烟花扰瘦身，胭脂味美意非真。穷途未死为穷鬼，怪癖天生作怪人。忍听秋声长作孽，应教红叶一扬尘。有朝义士纷纷出，直指咸阳杀暴秦。”而郁达夫先生的原诗则是：“不是樽前爱惜身，佯狂难免假成真。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劫数东南天作孽，鸡鸣风雨海扬尘。悲歌痛哭终何补，义士纷纷说帝勤。”两首诗都揭露了社会的黑暗现实，表现了有为青年的悲愤和忧国忧民的心理。两相比较，郑诗略显直露，但还是得到了郁达夫诗歌的神髓。

郑子瑜还曾给郁达夫寄过一封信、一对红豆、两首绝句，还有一本《闽中摭闻》。当时并未谋面，郁达夫也回信作答：

“子瑜先生：来函及红豆两粒，以及其后之绝句，都拜悉。社会破产，知识阶级没落，一般现象。我辈生于乱世，只能挺着坚硬的穷骨，为社会谋寸分进步耳。所托事，一时颇难作复，故而稽迟至今。省会人多如鲫，一时断难找到适当位置，只能缓缓留意。我在此间，亦只居于客卿地位，无丝毫实权。‘知尔不能荐’，唐人已先我说过，奈何！奈何！专复，顺颂时绥弟郁达夫上”^[1]。

这封信源于20世纪20年代，穷困潦倒走投无路的文学青年沈从文向郁达夫写信求助，郁达夫虽爱莫能

助，还是请沈从文吃了一顿饭，送给他一条御寒的围巾，并给了他5块钱略表心意。随后，郁达夫写就《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发表于1924年11月16日北京的《晨报副镌》，控诉社会对才华青年的冷漠。这篇“公开状”曾产生强烈反响，郑子瑜也因此知道郁达夫为人正直、热情，托他为自己谋职。今非昔比，郁达夫此时已经不是过去的穷作家，但在福建省政府也不过是“客卿”，并没有什么实权，即便如此他未曾拒绝，而是说“缓缓留意”。更可贵的是，虽然郁达夫比郑子瑜年长20岁，并且早已是闻名海内外的大家，郑子瑜却名不见经传，就像当年的穷书生沈从文一样，郁达夫却自称为“弟”，称郑子瑜为“先生”，由此可见郁达夫的谦虚以及对年轻人的关爱，这对郑子瑜的一生产生了深刻影响。

神交已久后，终于迎来了见面的日子。1937年元旦的黄昏，天空中飘着阴雨，厦门的冬天阴冷潮湿，可这并不能阻挡文学青年火热的心。一个年轻人冒雨来到厦门中山路天仙旅社三楼一号的郁氏下榻处，以求拜会当时已经享誉中国文坛的郁达夫，这个文学青年就是郑子瑜。事实上当天上午11点他就抵达了郁氏寓所，不巧的是当时郁达夫因上禾山游览而未能相遇，黄昏时分郑子瑜再度造访，想要一睹心中偶像的风采。推开房间大门，只见一大群青年男女围着一位身着西装的中年男子，男子正在书写诗幅：“乱掷黄金买阿娇，穷来吴市再吹箫，箫声远渡江淮去，吹到扬州念四桥。”下笔如行云流水，一挥而就，这正是郁达夫的《扬州旧梦寄语堂》一绝，此人也正是郁达夫。大概到了晚上7点，好不容易等到房中其他年轻人纷纷告辞，只留下郁氏、马寒冰、赵家欣及郑子瑜，四人开始无拘无束畅谈，从左联作家舒群、荒煤、罗烽、徐懋庸、宋之的到浪漫主义文学家郭沫若、鸳鸯蝴蝶派张资平，再到幽默大师林语堂，大家无所不谈，畅快至极。席间，郑子瑜表达了有意编辑郁诗词集一事，后来被《辛报》报导，引来一场“新文人旧诗词”的讨论，这是后话。

不知不觉夜已深，到了该告辞的时候，郁达夫为郑子瑜挥笔提写“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的诗句。在日后动荡的岁月里，此墨宝一直陪伴着郑子瑜。郁达夫最后还叮嘱三位青年：“今日社会的改进，有所望于你们这股青年的力量很大很大！”与



郁达夫的会面不但促成了郑子瑜研究、辑录郁氏作品的决心，也使他更加钟情于文学事业。后来他们虽然没有再见面，却一直与郁达夫保持着联系。

诗词研究

与郁达夫的相见激发了郑子瑜研究郁诗的热情，后来郑子瑜出版了《达夫诗词集》，被学术界誉为“研究郁达夫诗词第一人”，并撰写了《谈郁达夫的南游诗》、《郁达夫诗出自宋诗考》等有相当份量和新颖见解的学术文章，成为域外研究郁达夫的权威人士。

1945年，郁达夫不幸在印尼被日寇杀害，郑子瑜强忍内心悲痛，写道：“如果达夫先生还活着，他无疑会和我们在一起，挺着那坚硬的穷骨，来和恶势力奋斗。他将作为一个社会改革的热烈追求者，这是可以肯定的。”^[2]他加紧编辑郁达夫诗词集，并撰写序言评论郁达夫诗词的艺术价值：“达夫先生的诗，受黄仲则的影响甚深，而他的“辛酸”或尤甚于仲则。至于其纵横的才华，潇洒飘逸的神韵，而尤非仲则所能及。自来批评家但责达夫颓废浪漫，却不知他在感伤凄厉之余，亦有严肃悲愤慷慨之致。”^[3]这个观点，郑子瑜一生没有改变。他编辑的《达夫诗词集》在广州宇宙风出版社出版后，于1957年在新加坡世界书局再版，但相关文献收集工作一直没有放弃。他在1961年撰写了《郁达夫遗诗的新发现》，1967年11月16日写了《郁达夫早年的诗》，又从香港《海光文艺》辑录了54首郁达夫佚诗。后又写《郁达夫遗诗补录》，并根据黄苗子《行篋集》等又辑录了十六首^[4]。由此可见，郑子瑜在长达30多年里，长期关

注并收集郁达夫的诗词，可谓呕心沥血。

除了长时间的文献整理外，郑子瑜还写了三篇讨论郁达夫诗词的名文：《谈郁达夫的南游诗》、《论郁达夫的旧诗》、《郁达夫诗出自宋诗考》，分别研究郁达夫旧诗中的三个问题。郁达夫长期生活在南洋一带，他的生活和创作多与南洋相关，《谈郁达夫的南游诗》一文便聚焦于郁达夫在南洋时期所写的旧诗，对他的相关事迹和情感都有较为深入的理解。在南游诗中，郑子瑜以为最具时代价值的，是那些表达“兴亡之感”的诗篇，如《赠韩槐准先生》、《无题四首》等。郑子瑜指出，郁达夫骨子里“是一个意志消磨了的人，所以他的诗篇，有时表现着磅礴的气概，有时却又无限的感伤和颓唐”^⑤。《乱离杂诗》十一首，“是达夫先生生平最佳的诗作，用典切当，笔调清新，温情并茂。从这些诗篇里，我们可以看到诗人丰富的想象力；更可以看出他在感伤凄楚之余，也有严肃、悲愤、慷慨之致。至各章所流露出来的家国之思，乡园之感，尤足以动人肺腑”^⑥。这些见解都相当深刻，是郁达夫诗词研究重要的成果。

南游，只是郁达夫生命中的一个特定过程，南游诗也只代表郁达夫诗作的一部分风格。于是在1962年，郑子瑜又写出了《论郁达夫的旧诗》，试图从整体上把握郁达夫诗作的风格和特点。他觉得，郁达夫诗之所以动人，乃是因为诗中有一种特殊的“忧抑而又痛愤的基本情调”，这种情调则是由于郁达夫的“思想状态就经常陷于矛盾错综之中，一方面，他的感伤颓废蜕化而为一种隐遁的思想，而另一方面，他的诗人气质和爱国精神却又不能使他真正地宁静下来，他不甘寂寞，对现实有着很大的愤懑。因此，就构成了他全部作品中间那种忧抑而又痛愤的基本情调了。”^⑦这种情调，郑子瑜举《钓台题壁》为例，诗云：“不是樽前爱惜身，佯狂难免假成真。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劫数东南天作孽，鸡鸣风雨海扬尘。悲歌痛哭终何补，义士纷纷说帝秦。”这自然是郁达夫的名篇，而这种“忧抑而又痛愤的情调”不仅是他诗词的基本情调，也是郁达夫全部作品的基本情调。

由此可见郑子瑜对郁达夫的研究具有开拓之功。1921年郁达夫的小说《沉沦》刚一发表即引起文坛轰动，周作人、沈雁冰、成仿吾等纷纷著文评论。而郁达夫的旧体诗如《咏史三首》发表于1911年，比

《沉沦》整整早了十年，却无人评论。直到40年代，子瑜先生编《达夫诗词集》并作序，不仅使郁达夫的诗广为传颂，起到了传播郁诗的作用，还标志着学术界对郁达夫的研究真正进入到郁诗的层面中，而后又陆续发表一些颇具学术见解的文章，可以说是郑子瑜开拓了郁达夫诗词研究的新领域，使郁达夫研究更为全面。日后的南游诗、旧诗考论又开拓了郁达夫诗歌主题研究的先河，启发了后来的学者。

此外，郑子瑜的学术研究注重创新。他曾表示，“我一开始写学术论文，就立志要做到每一篇论文都有我自己的心得，自己的意见。确实别人不曾提过的，或是对某一事物某一问题有新的发现，而这发现是我自己得来的。”在郁达夫旧体诗歌研究中他的观点同样具有创新性，他认为郁达夫的诗受宋人影响最深。很多研究者都认为郁达夫诗歌受黄仲则的影响，再上溯则是晚唐的李商隐、杜牧和温庭筠，往下则有清代的吴梅村、龚自珍以及近代的苏曼殊，很少有人说郁达夫诗歌出自宋诗。子瑜先生却另辟蹊径立新说，并为后来著名学者蒋祖怡、王瑶先生认同。此外他还提供了一些独家史料，供学者研究，1985年9月17日，来自中国各地的研究郁达夫的学者齐聚在他的故乡浙江省富阳县鹤山脚下，纪念郁达夫烈士殉难四十周年学术研讨活动，会议期间，郑子瑜教授委托郁达夫的公子郁飞先生代表他在大会宣读他的论文《郁达夫与鲁迅》，公开了郁达夫与日本实藤惠秀教授(日本中国学会会长，早稻田大学退休教授，1985年逝世)交往的史料，以及郁达夫为实藤教授所题写的“酒醉方能说华语”的历史背景，有助于研究者们工作的开展。

1996年，子瑜先生80高龄时，写作了一篇纪念郁达夫100周年诞辰的文章《郁达夫与青年》，在这篇文章里举了大量事例说明郁达夫对年轻人的关爱，充分表达了子瑜先生对郁达夫的崇敬之情。子瑜先生曾经说过，“我只是郁达夫的同情者，而非他的知己”。他曾在1955年新加坡南洋学会举办的学术演讲会上专题讲了郁达夫，时至今日，我们重新拜读那场演讲的记录稿，仍然觉得无可挑剔。子瑜先生引用当年创造社成员李初梨的话，说郁达夫是“摹拟的颓唐派，本质的清教徒”，当年郭沫若也认为这最能表现郁达夫的本质，可以说郑子瑜才是郁达夫的知己，他最深知也最同情、



郁达夫与平社的京剧因缘

文图·顾楠楠

最惋惜郁达夫。2001年11月10日，香港铜锣湾福兴海鲜大酒楼举行香港郁达夫研究会成立大会，由一批在郁达夫研究领域卓有成效的专家、学者、大学教授及郁达夫著作爱好者担任会员，聘请郑子瑜教授为名誉会长，这也许是对郑郁二人最好的纪念吧！

郑子瑜曾经说过：“如今，达夫已经成为过去的人物了。说一句公道话：我们不能赞成他的行为，却不能不同情他的遭遇。然而我们对于达夫，是不能有所留恋的，因为达夫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也应该让它过去了”。然而纵观郁达夫研究的历史长河，郑子瑜先生无疑留下了浓重一笔，永载史册。

(作者为本刊特约撰稿)

注释：

- [1] 龙协涛编《郑子瑜墨缘录》，作家出版社1993年1月版。
- [2] 乐美勤：《素魂归天上月魄留人间》，联合早报，28/7/2008，第23页。
- [3] 郑子瑜：《挑灯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26页。
- [4] 郑子瑜《青鸟集》，香港编译社1968年版，第29-38、65-70页。
- [5] 郑子瑜《诗论与诗纪》，友谊出版公司1983年版，第32页。
- [6] 郑子瑜《诗论与诗纪》，友谊出版公司1983年版，第35页。
- [7] 郑子瑜《诗论与诗纪》，友谊出版公司1983年版，第41页。

中国现代文人中有很多精通或迷恋京剧的名家，如老舍、梁实秋、徐志摩（及其夫人陆小曼）、张恨水（及夫人周南）、张伯驹等等，众多名家戏迷中还有一位不能忽略，那就是著名作家、新文化运动启蒙健将、杰出诗人、爱国主义者、抗日烈士郁达夫先生。郁达夫是个戏曲爱好者，特别对京剧情有独钟，甚至到了痴迷的境界。这在郁达夫的《看京剧的回忆》中有过记载。1920年初他在北京大学任教时是一个“京戏迷”，也曾把看京剧视为课余生活中富有奇妙美感的精神享受，懂戏的程度不亚于一个老北京。他爱凑热闹，凡碰上有“义演”、“堂会”和“封箱”戏的机会，闻风必至，如果偶尔错失买票良机，无法一饱眼福，定会不胜遗憾，可见其痴迷京剧如此真切。即使后来远赴南洋，他也能热心提倡、筹建扶植华侨票友

演出团体，为传播京剧做了大量社会性的宣传和联谊工作，影响深远。

1938年，在与王映霞长期的情感纠葛之后，郁达夫决定应新加坡《星洲日报》之聘，暂时离开是非之地。工作之余，在国难家忧的逆境中，郁达夫仍然热爱着京剧。他与当地华侨业余京剧爱好者有着密切的往来，后来正式参与了京剧票友演出团体——平社，并出任理事。根据郁达夫儿子郁飞的回忆，“大世界京班中有一名梅派旦角，扮相端庄、嗓音圆润，父亲常带我去听，说她最适合演‘起解’、‘会审’之类的唱工戏。当地票友组成‘平社’（那时因北京改名北平，京剧也就称作平剧），他也是赞助人，平社有演出他必定到场。”^[1]

平社堪称为新加坡业余京剧社团的翘楚，是新加坡京剧走向式微之际，由有识之士林庆年和一群京剧爱好者发起组织而成。自1940年成立以来，如今已经走过78个春秋，是新加坡历史最为悠久的京剧社团。当时，郁达夫在新加坡《星洲日报》负责编《晨星》和《繁星》两个副刊，他经常观摩平社的舞台演出，为平社的发展进言献策。1941年5月，平社参加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难民大会的义演，演出《中牟县》、《二戏迷》、《四盘山》等三出戏。随后，郁达夫在《星洲日报》上发表了有关这次助赈义演的剧评，称赞平社同人“为筹赈而工作，其热忱令人钦佩”。平社这次参加筹赈活动，从组织演出到发表剧评，郁达夫付出了大量心血。此外，他还于1941年5月31日在《南洋商报》上发表了《看京戏的回忆》，从一个侧面为平社在新加坡的发展造势，并撰写《平社成立大会特刊·发刊词》：“……同人等集成平社，原为陶情；戏衍鱼龙，无非言志。盖亦欢娱不忘救国，博弈犹胜无为意也……天下兴亡，既偿尽匹夫之天责；中原砥定，不辜负我辈之一生己！”^[2]。同年11月，由郁达夫发起为郭沫若50寿辰祝寿活动，在他的倡议下，平社票友在漳州会馆公演了讽喻现实的京剧《莲花庵》。

无论是平社发刊词，还是他参与的赈灾义演，都能看出郁达夫热心京剧并非提倡为艺术而艺术，更不仅仅



平社出版的相关特刊

只满足于个人的兴趣偏好，因为每一项活动都与其热爱祖国、唤起和组织南洋抗日救亡的政治大事紧密关联。郁达夫早年在中国不过是众多戏迷中的普通一员，难得的是投身海外痴情不改，以京剧为纽带，联络海外华侨唤起抗日救亡的爱国热情。这种精神难等可贵，必将永载史册，为后人传颂。

（作者为本刊特约撰稿，中国文学博士）

注释：

^[1] 郁飞：《先父郁达夫在星洲的三年》，《星洲日报》，1982年2月8日，第28页

^[2] 吴小如：《郁达夫论京剧伏文二篇的笺注和拔》，《吴小如戏曲随笔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314页



文图·胡春来

郁达夫与 狮城文人

新加坡开埠以来，许多中国名作家南来落户，如胡愈之、老舍、徐悲鸿、王任叔等，郁达夫就是其中之一。郁达夫对待狮城的每一位文人作家都很亲切和谦虚，与他们保持良好的关系，绝不会因为自己是大作家而摆架子。据当时与郁达夫同室办公的记者兼《星洲晚报》电讯编辑吴继岳回忆时记述，他的办公桌与郁达夫并排，彼此相处融洽，无所不谈。郁达夫为人和蔼可亲的性格与骄傲无比的主笔关楚璞真是天渊之别。若要摆架子，郁达夫比关楚璞更有资格，但郁达夫不摆架子，他对报馆里的同事一视同仁，因此颇得同事们的敬重。

郁达夫来新加坡的工作是，除了撰写时势评论，还兼任文艺副刊《晨星》的编务。他上班的第二天《星洲日报》时事评论版刊出《为努力宣传抗战，郁达夫将入本报工作》，以醒目的标题为报馆的声名大力宣传。而郁达夫接编的第一个《晨星》版在1939年1月9日报，他写了一篇《晨星的今后》述说道：“《晨星》这块小园地，若能在星洲，在南洋各埠，变作光明的先驱，白昼的主宰，那岂不更是祖国之光？人类之福？……希望由本刊的这一角小园，培植出许多可以照耀南天，照耀全国，照耀全世界的大作家。”由此可看到，郁达夫来狮城是怀着伟大理想的。因此，郁达夫在《星洲日报》担任编辑3年又2个月的时间里，写作甚勤，共发表462篇

文章，深受狮城文人作家的敬重，其文学成就带动了当时马来半岛和新加坡两地的华文文化、文学的发展。只可惜郁达夫的伟大理想因战乱而没有完全实现。

才华横溢的郁达夫在旅居新加坡的时候，常与狮城文人、作家、画家、音乐家等交往甚笃。以他的性格来说是谦虚与亲切的，因为他对于文艺青年寄以厚望，所以，在他旅居新加坡的3年当中，非常热心的与文艺青年走在一起，即使工作忙碌，他也会抽出时间接见他们。在他中峇鲁的寓居，客厅里悬挂了一幅徐悲鸿的奔马图，优雅的气氛下，经常可以见到一大批文艺青年围聚聊天，而郁达夫总会对他们说些劝进、鼓励的话。比如针对爱写小说的初学者，郁达夫教他多读法国短篇小说大师莫泊桑的作品。在苗秀的著作《马华文学史话》的文章中，有记述：“郁达夫非常喜欢接近文艺青年，他那时候的寓所在中峇鲁，笔者不止一次到过他的寓所。他给我的印象很好，我觉得他的性格平易近人，毫无半点大作家的架子，对我们这些前去拜访的喜爱文学的青年人非常欢迎，态度也极为诚恳，对于年青的写作者，他的奖励更是不遗余力。”苗秀是经常投稿《晨星》的作者，也是常到郁达夫寓所做客的文艺青年之一。苗秀后来在1947至1950年主编《晨星》。

另一个经常去郁达夫中峇鲁寓所的文艺青年是费朗，他在《记郁达夫》中回忆说，他每一次去，都看见

郁达夫那个十三四岁的大儿子郁飞，常常独自坐在屋角的梳妆台边，手拿着一本当时很盛行的一折书《东周列国演义》很专心地读着。他说是他父亲叫他看的。郁达夫告诉费朗说：“对于初学作文的人《东周列国演义》很有价值，是一本很好的入门书。”费朗很不解，这本不文不白的章回小说对一个少年在写作上会有何益处？后来细想一番，也许郁达夫是受林语堂的影响吧。

郁达夫在例常的聚会上，常常扮演导师的角色，他要求文艺青年在写作技巧上应注意文字的修辞。他发现文艺青年在文笔这方面的表现过于呆板，不理想，原因出自他们平时少看书、少思考的缘故。所以他一直勉励文艺青年需常深入社会群众的生活，多观察多体会，在文笔和思维上多锻炼。根据当时在报馆里负责校对的一位职工何克坚写的《忆郁达夫先生》一文中说：“很多学生和青年投给《晨星》版的稿件，都经过郁先生的修改，而且红字红线很多，甚至有些文章已被删了一大半，这种情形，老实说如果遇到其他编辑，恐怕早已被丢进纸篓里去了。”由此可见，郁达夫是个很爱惜人才的“导师”，是非常有耐性的、很仔细的批稿而不轻易把不满意的稿丢弃，目的就是为了让栽培文艺写作人才。唯一使他纳闷的是，狮城与吉隆坡、檳城都是华人口

最密集的地区，但投稿者当中，狮城和吉隆坡两地的作者最多，檳城反而是最少的。

另一方面，郁达夫说学生与青年少看书也是情有可原的。因为“七七事变”发生前后，中国出版的刊物很少，即便出版物能运到南洋也是被禁的，狮城也不例外，所以文艺爱好者很难有机会阅读到较好的书刊。基于此，郁达夫就利用报章的版位刊登中国大陆知名作家的作品，如鲁迅、老舍、丁玲、茅盾等，这样一来可提高副刊文艺作品的水平和分量，也给文艺爱好者一个学习借鉴的机会。

郁达夫在主编《晨星》期间，因为经常收稿、批稿的关系而结识了许多狮城文人作家、文艺青年、知识分子，对他们可谓关怀备至。此时的郁达夫生活条件很好，他在报馆每月领的薪水是叻币200元，是属于第二高薪级，因此，他有能力经常邀请文人作家和文艺青年到他家里去雅聚，给文艺青年看稿、改稿、谈写作技巧、提供建议。凡有优秀作品，他都对作者连赞不迭，文艺青年们因此受到很好的引导和鼓舞。像他这样的作风，在今天还是少有的。根据记载，郁达夫培养的一批文艺青年有刘思、漂青、辜石如、林英屏、艾蒙、金石声等。刘思后来成了狮城著名的诗人，艾蒙(后改笔名林晨)成为知名的剧作家。其他在40年代初的本地知名作家，如铁抗、王君实、倩子、冯蕉衣等人，也通过不同的方式与郁达夫直接或间接接触，他们都深受郁达夫倡导的文艺思想的影响而精进于创作。

据说与郁达夫接触较频繁的是铁抗，因为铁抗也在报馆工作，机会自然比别人多，但是后来铁抗不知何因，辞去报馆的工作，自己跑去加东一栋小楼上隐居，面对加东海滨日以继夜地写他的长篇小说《无火灾地带》。不久后，太平洋战争爆发，新加坡也沦陷了，铁抗在日本法西斯大屠杀中牺牲了，他那本长篇小说也不知去了哪里。

宗教界的文友释广洽



郁达夫不但是文艺副刊主编，他在美术方面也有一手，《晨星》版版头就是他亲手设计的

法师还记得郁达夫在写作时，左手拿着酒瓶，右手拿着笔，也不用什么酒杯，一边喝酒，一边写诗，态度闲适之极。有一次释广洽法师问他离婚了怎么办？郁达夫很爽朗地回答：“我写诗送给她，跟她握握手。”释广洽评价郁达夫“是个洒脱之人，有学者之风，不摆架子，也无宗教色彩。我能与他相识，实在是缘份……回想当年情景，恍如隔世。”

与郁达夫一起乘船逃难印尼的好友胡愈之，对郁达夫的评议发表在1947年8月29日新加坡《南侨日报》之《南风》版上。胡愈之写道：“郁达夫不是什么伟人，更不是一个革命家，但他可算得近代中国少有的一个天才诗人。他的作品应当在中国文艺史上，永远保留一个地位……在一百年、两百年之后，郁达夫这个名字是不会被我们后代所完全遗忘的。”

温梓川，也是郁达夫的好朋友，但温梓川自述他在郁达夫旅居新加坡期间，并不常见面，各自分开忙着，但他常收到郁达夫的来信，鼓励他多写。于是，温梓川寄了一篇5000字的小说，郁达夫用一版全篇刊完。从来不在稿末打上“未完”或“待续”字眼，这是郁达夫编辑的作风。对于温梓川的短篇小说作品，郁达夫认为《阿松伯的生日》堪称杰作，《罪与罚》也是很优秀的传奇性短篇小说。

郁达夫旅居新加坡的时候，除了忠于职守，在社会上接触面也很广，对狮城民生的体验与观察也较深刻。他很积极地推展新马文艺，尤其对狮城的文艺青年有殷切的期望。郁达夫可说是这群南来作家当中，风范独特、文艺生活十分丰富多彩、影响力度深广的一位作家。

然而，郁达夫经常很谦卑地表示，他初到狮城，还没把生活心态调整过来，他对狮城的市民生活习惯和方式，都还不熟悉，但他会努力适应。他对南洋的榴梿、红毛丹、娘惹、沙爹等食物很感兴趣，曾多次品尝。在报馆接收的投稿中，他看到了狮城青年学生的学习态度、文人作家的思想抱负。郁达夫在新加坡极力倡导现实主义文艺观的同时，也鼓励作家以南洋色彩、本土化的有利环境创作文艺作品。他经常对文艺青年强调新加坡的文艺作品应该具备南洋地区的特殊性。

郁达夫在接手编《晨星》副刊时，与狮城一些文人作家因为《几个问题》引发了一场笔论，让某些人对他的印象打了折扣。郁达夫与妻子王映霞闹别扭而导致离



婚，也让郁达夫身陷寂寞，下班后经常打麻将、去南天大酒楼饮酒跳舞、与女人聊天、或写些颓废诗，因此，有一些对郁达夫心怀妒忌和思想比较激进的文人作者，讥笑他是逃难作家，撰文与他笔战，骂他落伍，甚至以《沉沦》那篇小说诬蔑他是个黄色文艺大师，这些无理的指责，他从不回应。

与郁达夫常聚在一起的胡愈之，1940年南来狮城担任《南洋商报》总编辑，对此类评语则有很中肯的说法：“没有亲近郁达夫先生的人，都以为郁达夫生活是顶浪漫的，待到和达夫在一起之后，才知道他的生活顶严肃的，他对工作又是非常勤谨的，不然，等身的著作将何而来？”

郁达夫寓居新加坡3年的生活是充实而精彩的，他除了勤于写作，同时也发挥自己的影响力协助宣传抗日、筹赈经费、推展华文文化活动。在狮城，他一直是文艺战士的姿态在华侨社群中坚守爱国、救民族的岗位，所写的各种题材的文章、诗词，数量多达400多篇，散见于新马报刊杂志上。诚如方修所说的，这是“郁达夫留给本地的一笔文学遗产”。1945年，日本侵占新加坡时，郁达夫忙于抗日活动，最终碍于局势紧急，不得已与几名文友逃离至印尼苏门答腊过着流亡生活，后不幸遇难，无法再回返新加坡。如若不然，郁达夫对新马文坛的推动与发展，肯定更有一番大作为。

(作者为本地作家)

根据刘延陵的《忆郁达夫》记述，
大门牌坊楹联也是郁达夫的杰作

郁达夫与虎豹别墅 的一段逸事



文·薛依云 图·编辑部

虎豹别墅的楹联

新加坡虎豹别墅景区，有座“挹翠”牌坊，上有一对长句楹联：“爽气自西来放眼得十三湾烟景，中原劳北望从头溯九万里鹏程”，其两侧还有一对短句楹联：“天半朱霞云中白鹤，山间明月海上清风”，下署郁达夫撰句，于民国二十九年，也即1940年，那是郁达夫流落新加坡三年期间，留下的珍贵文学瑰宝之一。

1939年12月23日在新加坡出版的《星洲日报》副刊《繁星》上，就刊登了这系列《虎豹别墅楹帖》，咏景联还包括景区偏柱的题句：“家学宗风承上蔡，山居树石拟平泉”，还有中柱的：“山静白云闲，辉耀一楼花萼；澜澄苍海晓，望迷万顷烟波”，都是出自郁达夫的手笔，将一副寻常的题咏景联，写得如此大气磅礴，不愧文坛巨擘。据说他“九岁题诗四座惊”，古典文学功底极其深厚，郁达夫在古典诗词方面的造诣，就连有“文曲星”之称的郭沫若也自叹弗如。

这些楹联精彩描写了，从虎豹别墅高处放眼俯瞰，近处九曲十三湾的触目树荫花萼，微风徐来，山静云闲；远处澜澄苍海，万顷烟波，俨然一幅让人无限遐思的美景。下联笔锋一转，“中原北望”等字句，又立即看出，身在南洋异国他乡的游子，依然心系祖国抗战大业，他清醒地看到这是一场艰苦而任重道远的战争，故有“从头溯九万里鹏程”之句，亦抒发了渴望驰骋报国铁血壮怀的意志。

楹联也对虎豹别墅创建人胡文虎及胡文豹兄弟的表扬：“天半朱霞云中白鹤，山间明月海上清风”，后句出自苏轼的《赤壁赋》，意喻世间长久不变的，只有江上清风和山间明月，这里借用称赞虎豹兄弟对新加坡社会的贡献。而上句最早出自《三国志-魏志-邴原传》，以“天半朱霞”来形容其人有才华，洁白高雅犹如伫立云中的白鹤一般。其中的时代背景亦关联到有文人（有说是先前的吴昌硕或后来的金庸）悼念1935年逝世的

革命家刘学询，瞻仰其好善乐施的崇高品德，其原句是：“先生何许人，天半朱霞，云中白鹤；君言不得意，风情张日，霜气横秋”，后句出自南朝(齐)孔稚珪的《北山移文》，形容风度之高胜于太阳，志气之凛盛如秋霜。这些引用前人诗句的楹联，也出现在湖南衡山上封寺：“天半朱霞，云中白鹤；山间明月，林下清风”。以及台湾半天岩紫云寺：“紫处清风，山间明月；云中白鹤，天半朱霞”。但最神奇的还是1894年甲午海战的邓世昌与致远号一起沉没，近年打捞海底沉船遗物，发现刻有“云中白鹤”私章一枚，这慷慨赴死一跃到大海湛蓝处，亦若白鹤孤云。

万金油花园

新加坡虎豹别墅(Haw Par Villa)是南洋著名先驱企业家胡文虎，在1937年为其弟胡文豹斥资建成，由于胡氏弟兄以发明“万金油”起家，所以这座别墅又有“万金油花园”(Tiger Balm Garden)的美称，但与其说是别墅，看上去更像一个公园。别墅依山而建，它的特色是把中国历史神话故事、和建筑雕塑艺术熔于一炉，园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大量的人物群雕塑和景物雕塑，有形

象逼真的鹰、鹿、虎、羊、兔等动物的雕塑；有孔子、李时珍等历史人物的雕塑；还有中国古典名著《封神榜》《西游记》中人物的雕像；有以中国民间流传的二十四孝故事之一的“王祥卧冰求鲤”为题材的雕像；还有取材自中国的民间故事如八仙过海、唐僧取经、姜太公钓鱼、桃园三结义、火烧红莲寺等的雕像，极富中国民族特色，吸引着众多游客前来参观游览，它曾经是新加坡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

其景区大门牌坊有楹联句：“万水汇归环海银涛收眼底；金樽共赏前山翠黛展峨眉”，由于没有旁注署名，很多相关文章阐述，无法引述真正撰句作者是谁。

根据刘延陵的《忆郁达夫》，这幅楹联撰句也是出自郁达夫的杰作。^[1]至于书法则是出自“日新小学”校长罗寿时(号仲南，1905-1982年)，罗先生从小练就了敦实圆润、柔中带刚的颜柳合璧的一手好字，在当时享有名气而受邀题写大门牌坊楹联。^[2]

读者若明白郁达夫与胡文虎的宾主关系，对新加坡虎豹别墅的牌坊之楹联诗句，都是出自郁达夫的手笔，就不难理解了。



“挹翠”牌坊楹联，下署郁达夫撰句



中柱楹联也是出自郁达夫手笔

去国离乡 孤注一掷

这位一介文人郁达夫(1896-1945)，就是中国近代五四时期著名小说家、散文家。在1938年秋，日本侵华战争的中原战局急转直下，各大城市相继失陷，国民党内的投降派大肆散布“再战必亡论”，并以形形色色的“御用走狗”，来对郁达夫公然攻击和诽谤。此时南洋侨商胡文虎和《星洲日报》社长胡昌耀电邀郁达夫，来新加坡担任旗下报馆的副刊编辑工作。

至于郁达夫远走南洋的其他原因，他在后来《珍珠巴刹小食摊上口占》一诗中有所流露：“如非燕垒来蛇鼠，忍作投荒万里行”，他把此次星洲之行的性质定义为“投荒”，是为拯救自己的“燕垒”，本着出于挽救自己的婚姻家庭的期望，而所作的一种自我放逐，带着失意的“诗意”的去国离乡，孤注一掷，但事与愿违，他的婚姻最终还是破裂离异。

郁达夫三年多的星洲生活(1939-1941)，并不像他原先“规划”的那样“逍遥”，其间思乡之情、忧国之心，也容不得他悠闲度日，即使远离抗战前线，本

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他还是要为抗战积极奔走呼号。

郁达夫在倾力于抗日宣传活动、与国内文艺界保持联系的同时，也热心扶持鼓励新加坡当地文学青年。在这期间，他带动了当时马来半岛和新加坡岛上的华文文化事业的发展，共发表400多篇抗日政论，还撰写了很多文艺评论、散文等，并保留旧体诗创作的喜爱，共写了70多首旧体诗，其中十二首七言律诗《乱离杂诗》乃流亡时期的“产物”，也是郁达夫炉火纯青之作，当然还有留存在新加坡虎豹别墅的几幅楹联，遗憾的是后者已少为人知。

(作者为南洋大学第18届政府与行政系毕业生，曾任美国上市企业高管，派驻中国20多年)

注释：

[1] 刘延陵，《忆郁达夫》，原载于香港《星岛晚报·大会堂》，1990年6月21日。

[2] 参阅枫朗镇坎夏村文化展播之五：新加坡民间文化使者——罗仲南》，发表于2013年8月3日。

不同时期兴建的店屋与政府组屋，可谓“三代同堂”

惹兰勿刹的古早情怀



文图 · 李国樑

惹兰勿刹(Jalan Besar)是个受保留的“老城区”。19世纪的惹兰勿刹原为长满槟榔和亚答(nipa)的沼泽地，过去民间商贸很多时候就是边嚼槟榔边聊天中成交的。本地的甘榜有许多使用亚答叶搭建的亚答屋，就地取材的房屋清凉透爽，不过容易破损，碰上屋漏偏逢连夜雨，雨水滴在地上盛水的铁桶上，会交响乐般一夜嘀嗒至天明。

1880年代，宽敞的惹兰勿刹路(马来文原意为大路)穿越过沼泽，带动了周边的人气。发展为成熟的市镇后，欢乐场所应运而生。

特色老区

翻开旧报章，不难发现惹兰勿刹的血腥事件特别多，花街柳巷则居住着流落风尘的年轻女子。大刀阔斧地整顿一番后，惹兰勿刹已经转型为“四多”的特

色地区：保留建筑多、租赁组屋多、战争道路多、人文景观多。

老店屋的外观反映了不同年代的建筑特色：1920年代左右兴建的店屋外型华丽，采用大量的希腊式柱头、齿饰和阿拉伯风味的图腾。1930至1950年代的店屋，兴建时因经济欠佳，一切以节约为主，散发出线条简单的装饰艺术风格。

进入建屋局的年代，惹兰勿刹陆续出现高楼。这里的组屋归纳为加冷黄埔区，住了约10万居民，其中有6000多户一房与两房式租赁组屋，约占总组屋单位的五分之一。惹兰勿刹体育场周边有多座这类翻新过的屋子。

纪念一战的道路

惹兰勿刹的多条道路都跟一战时期的人物有关，譬



消失的赛阿威路午后市场 (图片来源: 新加坡国家博物馆)



1980年代结束营业前的新世界外观



落幕前的结霜桥跳蚤市场

如King George's Avenue以英国国王乔治五世命名，他加冕没多久便向德国宣战，到法国检阅军队时意外摔下马，从此百病缠身。Sam Leong Road的王三龙多次捐款支援英国抗战。此外，Hamilton Road, Horne Road, Jellicoe Road, French Road, Sturdee Road, Beatty Road, Foch Road, Kitchener Road, Tyrwhitt Road, Maude Road, Petain Road等，都以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法军人命名。

其中最有争议性的是贝当(Petain)。一战期间，贝当出任法国总司令，成为民族英雄。战后法国的军力每况愈下，二战时已经无法跟纳粹德国抗衡。贝当为时任法国总理，向入侵的德军投降，被视为卖国贼。他亦跟日本签下条约，准许日本以中南半岛为侵略东南亚的军事基地。数年前，本地的法国籍居民与前联合国巡回大使许通美都认为应该将贝当除名，最后不了了之。

消失的芳华

二战期间，茂德路(Maude Road)可谓新加坡第一任总理李光耀的福地。他在惹兰勿刹体育场接受检证时，觉察到形势不妙，要求先回家收拾细软，日本兵竟然网开一面。体育场周边有许多福清籍拉车夫的宿舍，李光耀躲入茂德路75号的估俚间，跟死神擦肩而过。

40年前我在茂德路的租赁组屋居住的时候，拉车夫

早已走入历史了。附近除了福清、福州和兴化的教堂和建筑物外，最著名的就是赌窟。每逢周末，路上总站着一群人，叼着香烟把风，居民都识趣地匆匆走过。

那时候，跟茂德路平行的赛阿威路(Syed Alwi Road)早上是个路边巴刹，下午换人开档，销售日常用品，晚风飘送着白天余留下来的鱼腥与汗酸味。路上还可见到以传统砖窑烤面包的“大生面包厂”，焦黑的面包皮散发着令人怀念的炭火香。

赛阿威路这个地名不好记，不谙外语的街坊惯用“松木板厂”这个民间俗名。屹立在赛阿威路梧槽河畔多年的松林火锯厂(俗称松木板厂)已于1980年代拆除，部分原址兴建了松林大厦。一个世纪前创建松木板厂的商人殷雪村是本地名人林文庆的妻舅。19世纪末，殷雪村从厦门移居新加坡，成立了振武善社(禁吸鸦片协会)和疟疾诊所，免费为烟民病人服务，后来弃医从商。

那个时代，一般事业有成的人士都会取之社会，用之社会。赛阿威(阿裕尼的孙子)秉承先辈遗训，建桥挖井，乐善好施已经成为阿裕尼家族的品牌。

我的学生时代，多数同学穿着新华牌白帆布绿胶底的校鞋。设在Hamilton Road的新华鞋厂(Sinwa Rubber Manufactory)战前已经生产鞋子了，战后高峰期，年产量达100万双。新华的两百名员工中，将近两成来自倒闭的陈嘉庚鞋厂。陈嘉庚的事业辉煌时期，胶鞋的销售

店分布新马各地。此起彼伏声中新华崛起，打造了箭头与泰山商标的胶鞋。

结霜桥下淡水河

或许叫许多国人倍感惆怅的，是消失的结霜桥地摊。结霜桥曾经是新加坡著名的跳蚤市场，怀旧的人潮穿梭其中，难得一见的打字机、古老时钟、黑胶唱片、上发条的留声机等自然地勾勒出生活的回忆。

结霜桥地摊躲过了日战，却避不开时代的命运。地铁市区线川行至惹兰勿刹之际，亦是结霜桥无奈落幕之时。上世纪80年代，政府整顿路边摊，结霜桥从两百多个摊位不断缩水，2017年7月11日度过最后一夜。这些自力更生的年迈摊贩，一天赚十块钱就可以开心地吃三餐喝咖啡了。没有了十元的日子，许多老人家的生计大受影响。对本地流传已久的庶民文化而言，也是永远消失的生活原貌。

“结霜桥”这个优雅的俗名源自福建话，“霜”（音“僧”）就是冰的意思，所以结霜桥就是结冰桥。梧槽河畔有一间制冰厂(New Singapore Ice Works Ltd)，据说战前冰厂楼下生产和批发冰块，楼上则让小贩冷藏海鲜。巴刹鱼摊、冷饮小贩、渔船、餐馆的冰块都由制冰厂供应。至于减缓冰块融化的良方，是将木屑涂满冰块表层，以达到隔绝的效果，据说这些木屑由松林板厂供应。

新世界

花开花谢自有时，他日结霜桥是否会重塑昔日辉煌是个未知数，倒是神秘失踪的新世界拱形大门重见天日，安置在城市广场(City Square)入口处，为昔日新世界留下时代印记。

新加坡肚量大，二战前已经容下三个“世界”：惹兰勿刹的新世界(1923-1987)；金声路(Kim Seng Road)的大世界(1931-1981)；芽笼的快乐世界(1935-1964)，后来易名为繁华世界(1964-2000)。运作超过半个世纪的世界是个综合性的购物与游乐场所，霓虹灯照耀着笙歌漫舞的盛景繁华。

新世界由王三龙的孩子王文达和王平福兄弟创立，日后被邵氏收购。战前，新世界曾经主办过救亡漫画展，并让新中国剧团筹赈义演多个剧目，包括《放下你的鞭子》。

华灯初上，新世界歌台舞厅夜总会粉墨登场，不同时期出现过香格里拉歌台、满江红、东方歌台、新生歌台、百老汇台、Bunga Tanjong等。新加坡以海港城市定位，外来文化跟着商贸迅速窜入人们的生活中。商家看准时代舞的商机，周末傍晚推出较大众化的茶舞，晚间9时才轮到好戏登场。伴舞的是外号“德士女郎”(Taxi girls)的专业舞女，50年代三支舞的票价为一元，不过舞女跳一支舞只得八分钱。现场乐队伴奏一曲后，她们必须回到座位，等待下一位客人。

“脱衣舞后”陈惠珍(Rose Chan)以大胆前卫成名，在新马各世界巡回演出时使出杀手锏，在与蟒蛇共舞的掩饰下，将身上衣物脱得一丝不挂。陈惠珍追忆，筹建南洋大学义演时，草裙不小心滑落下来，台下的观众竟然掌声如雷。她发现了脱衣舞秀的市场潜能，就这样一路走了20年。70年代退出舞台后，陈惠珍参与过慈善募捐活动，慷慨解囊的多数是过去的欢场客。

80年代中叶，一代舞娘为了医治癌症，毕生积蓄都花光了，只好通过报章祈求社会人士捐助，不过反应冷淡。陈惠珍死后有人重新审视这位传奇女子，多数人视为自甘堕落，不知廉耻；至于她为了摆脱坎坷的人生而坚毅奋斗，开创自己的道路，没有人作出正面评价。

话说回来，上世纪50年代黄潮泛滥，欢场对社会道德确实构成很大的威胁，夜间场所被视为颓废文化的代表。让时光再倒流多20年，陈嘉庚已认为这些舶来文化对民众毒害良深：

“自民国廿几年顷新加坡开设一跳舞厅作俑，既往上海雇来舞女，又向本坡招诱华侨女子参加……政府放任而不取缔，坐视华侨腐败，以益市面繁荣……不但血气青年受其迷乱，便是中年老辈亦多乐此不彼……夜舞、日舞、酒舞、茶舞，时时可舞，事事可舞……轻则精神耗削，事业荒废，重则离异破家，囹圄亡命，种种恶果，日有所闻。不一两年全马来亚到处都有，余睹此情景，痛心疾首……”

宗教组织

惹兰勿刹的庙宇建筑同样多彩多姿。跑马埔路(Race Course Road)有由陈文烈捐资，将原址的龙山精舍扩建为龙山寺的百年古刹；龙山寺对面有万金油大王胡文虎胡文豹兄弟捐款重建，以匍匐着的虎豹为标志



圣三一堂是新马第一座中国建筑风格的礼拜堂



泰国佛庙(Sakya Moni Buddhist Temple)以匍匐着的虎豹(兄弟)为标志

的泰国佛庙。

21世纪初成立的大乘禅寺位于Beatty Lane，楼宇的前身为1939年创建的“济公堂”。济公堂住持将地产转交予大乘禅寺，同时将济公活佛金身和圣物保留下来。济公那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的庶民形象，早已随着《济公传》流传民间。

将近一个甲子前，老街坊吴应霞到圣三一堂(Hamilton Road和Horne Road的交界处)上幼稚园。圣三一堂是新马第一座中国建筑风格的礼拜堂，绿色古瓦，墙壁与柱子上有蝙蝠、莲花组构的浮雕。圣三一堂的前身为圣彼得堂，1875年已经座落在史丹福路“红砖国家图书馆”原址。二战前，政府收回史丹福路地段，教堂迁至惹兰勿刹，以福州话传道，方便周围的居民。

民办学校

吴应霞在龙山寺旁的弥陀学校上小学。由于学校规模不大，校长老师学生关系融洽，像生活在一个大家庭。虽然弥陀学校已经搬迁到榜鹅，但是路经此地，仿佛仍能听到朗朗的读书声。

弥陀创校的经过跟龙山寺时任住持广洽法师息息相

关。中日战争爆发后，广洽法师由厦门南来，接任龙山寺的住持。1950年代初在寺内开办了龙山学校，让附近的平民子弟受教育。很快的，学校面对教室不足的问题，广洽法师作出了重要的决定，将原来打算兴建弥陀寺的空地捐献出来，弥陀学校就这样在一念之间诞生了。弥陀学校的校歌“南国风光月月春，南国青年日日新”，还是由广洽法师的莫逆之交丰子恺填词的呢！

由于日据后的婴儿潮，惹兰勿刹出现许多民办与政府学校。弥陀学校附近的实龙岗路有设在店屋内，只有两三间课室的中国公学；对面Beatty Road有Beatty小学、中学与马来学校，如今新加坡印度人发展协会(SINDA)使用这些校舍；潮州人的沈氏公会创办了武德学校，运作四分之一世纪后停办，在原址建立武德大厦。每年农历七月廿五日武德侯诞辰，沈氏公会都会在学校搭建戏棚，老戏班“老一枝香”风雨不改地演出酬神戏。戏唱完了，这些学校都消失了。

消失的族群

杨昆贤来自吉隆坡，在新世界旁的店屋长大，为邻的不乏白衣黑裤的自梳女。这些或挽髻或扎着长辫子

的妈姐，一生为遥远故乡的家属辛苦，为照顾老板的孩子而忙，自己则孤独一生。跟昆贤同住一层的华姐晚年在大悲院度过，这群入住大悲院、飞霞精舍等斋堂的自梳女，算是比较幸运的一群。那些没有积蓄的，只能住进由善心人士资助的老人院和广惠肇留医院，有些病入膏肓时在殡仪馆寄宿，度过人生的最后一刻。

新世界创建人王文达的曾孙Sharon Ong为我引荐了年龄已经过百的老妈姐张妹。张妹的思路还很清晰，只是健康欠佳。Sharon表示自己出生在土生华人家庭，家人以英语和马来语交谈，对于华人的礼俗一知半解。张妹的言传身教，让她认识到华族的传统文化与价值观。Sharon和母亲早已将老妈姐当成自己的至亲，照顾张妹终老。

亲眼看到这一幕，我深深感受到虽然本地的三大世界都已成昨日黄花，但为人间送暖的古早情怀依然碧绿绵长。

(作者为新加坡国家博物馆义务中文导览组特邀执委)

主要参考资料

1. 陈嘉庚，《南侨回忆录(下册)》陈嘉庚基金会，ISBN 1-879771-06-3。
2. 李光耀，《李光耀回忆录 - 1923 - 1965》新加坡联合早报，1998，ISBN 981-04-0631-2。
3. Sharon Ong，与妈姐相处的口述记忆，2017年。
4. “前脱衣舞后陈惠珍癌症恶化生命垂危”，《联合晚报》1987年3月1日。
5. 王振春，《根的系列》之一，胜利书局出版，1988年。ISBN 9971520699。
6. 吴应霞，在葱兰勿刹成长的口述记忆，2017年11月 - 2018年3月。
7. 杨昆贤，在葱兰勿刹与妈姐为邻的口述记忆，2017年。
8. 姚梦桐，《流动迁移在地经历新加坡视觉艺术现象(1886-1945)》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2017年。ISBN 978-981-11-3088-5。
9. “Jalan Besar”，https://en.wikipedia.org/wiki/Jalan_Besar. Accessed 4 March 2018.
10. “Jalan Besar Heritage Trail”，National Heritage Board 2012.
11. “They turn out a million pairs of shoes a year”，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1 October 1949
12. Tommy Koh, “Should Petain Road be re-named?”，The Straits Times, 20 March 2012

JALAN BESAR, connecting the Singapore'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Jalan Besar, an old district adjacent to the Rochor River, was once a swampy land filled with betel and nipah palms. The farmland had given way to private and public housing, brothels, sawmills and stadium. Today, the once flourished New World Amusement Park had gone with the wind, also vanished were the bursting Sungei Road Market, rickshaw pullers and Baweanese Kampong.

The conserved shophouses and other buildings had architectural characteristics typical of the late 19th-century and early 20th-century houses. Colourful ceramic tiles, arched windows and ventilation screens are commonly seen, suggesting that Malay and Straits Chinese population were predominant in the area. Those shophouses built from the late 1920s to the 1960s had changed to art-deco styles.

Syed Alwi Road, located besides the Rochor River, is named after one of the descendants of the prominent Syed Sharif Omar Aljunied. However, Chinese of the past era were not able to pronounce the name of the Arabian, and preferred to name the place after Siong Lim Sawmill which was established in 1912 by Dr Yin Suat Chuan, brother-in-law of Dr Lim Boon Keng. Today, Song Lin Building stands on part of the site of the former sawmill.

The New World Amusement Park was unforgettable for many. It was a magnet for local people from all walks of life. While the three cinemas and game stalls were attractions to many people, the most popular entertainment was probably the cabaret hall which could hold up to 500 couples. The dancers clad with cheongsam, were popularly known as taxi-girls. They received 8 cents for each dance despite that a coupon for three dances cost a dollar in the 1950s.

New World also decorated with extraordinary performances by Rose Chan, nickname “Queen of Striptease”. Her most famous performance was the “Python Act”, where she wrestled with a large python, even coiling it around herself while stripping. Rose was also known for her generosity by donating some of the proceeds from her shows to charities. She was dubbed the “Charity Queen” for her charitable acts.

Today, the original New World Gate is re-erected at the entrance of City Square Mall. It symbolises the interconnectivity of Singapore'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CDL, the developer of the current site, took the initiative to help remind visitors about the popular history.

The Holy Trinity Church on Hamilton Road has an unusual architecture built with Chinese-style green tile roofs and decorative motifs. Within a short walking distance is a Tibetan Buddhist temple. There is a small Ji Gong in the temple hall which served as a reminder of the temple's origin. It was a shrine called Chee Kong Tong Temple built in 1939 before changing its role in the 21st century.

Prostitution was the dark side of Jalan Besar. Although much of the prostitution activity in this area has died down in the last decades, brothels located in shophouses along Desker Road and Rowell Road lanes are probably still in operation.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conserved shophouses creates an alley by chance, enabling the prostitutes to remain indoors without actively breaking the solicitation law. The informal rule was for them to close the doors if the police or informants were in the vicinity.

Koh Teong Koo, a rickshaw puller who lived in 75 Maude Road, had once changed the fortune of the Singapore's first Prime Minister Lee Kuan Yew. During the early Japanese Occupation period, Lee Kuan Yew was to be screened by Japanese soldiers. It happened that Mr Koh's dormitory for Hock Chia rickshaw pullers fell within the Jalan Besar registration centre. Mr Lee stayed in the house for a night.

The next day, Mr Lee tried to leave the centre through the exit point, but the Japanese soldier told him to join a group of young Chinese gathered nearby. Smelling danger, Mr Lee asked if he could collect his belongings first. The soldier gave permission and Mr Lee laid low with Mr Koh for another day until a different soldier was on duty. This time, he was cleared to leave.

Mr Lee recalled that narrow escape in his memoir, The Singapore Story. He would almost certainly have been taken to a beach and shot to death if not because of squatting in the dormitory.

黄马家兰在北京活动现场



文·沈芯蕊 图·受访者提供

做慈善从心出发

访慈善家黄马家兰

蓝花黑底的唐装，外加一件蓝色外套，气质清雅淡泊如兰的黄马家兰居士款步而来，面上依然如往日带着慈祥的微笑。笔者上前与她握手，她连说“感恩”，黄妈妈就是如此，无论何时总是以一颗感恩慈悲的心对待大家。

慈善家黄马家兰从22岁开始助养孩子，很多人读了大学、博士，不单自身成功也对社会作出贡献，这些令黄马家兰很是欣慰。她扶弱助人的个性把大爱奉献于世人，迄今共助养了836位孩子的生活和学习，被人尊称为“黄妈妈”。未读大学是她的遗憾，所以她决心帮助学子们求学，设立各类奖项来帮助学子们更好的完成学业。黄妈妈乐善好施，到目前为止已捐出各项善款达2500多万新元。笔者对黄妈妈进行采访时，她一再谦虚的强调说：“我只是一个抛砖引玉的人，有钱的人很多，可是很多人不知道怎么运用，我只希望可以引导大家多做善事，那些拿很多金钱赌博的人，如果可以拿出十分之一的钱做善事，我就非常感恩了。做慈善要不求名利回报，不能捐出1个苹果而想要拿回2个。”

黄妈妈有三个子女，九个孙子孙女，她可在家享清福，可她却选择了慈善之路。子女们都非常独立优秀，并支持母亲不遗余力地做慈善。黄马家兰与他的先生一起赚到很多的财富，而孩子们非常支持她做慈善，并没有要分享父母的财富。黄马家兰用这些财富支持教育，在中国、缅甸、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资助了很多学校。2008年，黄马家兰的丈夫黄国量先生以92岁高龄往生，黄妈妈一如既往，继续他们的慈善事业，当年他们夫唱妇随，开创事业，但他们并没有贪图过豪华奢侈的生活，而是取之于社会，而又用于社会。

今年7月28日，她刚刚参加了由马来西亚新纪元大学校长莫顺宗博士主编的《马新慈善家》一书，在北京东方君悦大酒店颐和厅举行的新书发布会。此书共收录了马来西亚及新加坡20位慈善家(15位马来西亚的慈善家及5位新加坡的慈善家)，记录他们为本国和中国的慈善事业做出的贡献。新加坡这5位慈善家包括蔡天宝、黄马家兰、张东孝、傅春安及何侨生。此次她与慈善家张东孝(柯木林代表)、慈善家傅春安(严孟达代表)共同前往

北京参加盛会。现任马来西亚原产部部长郭素沁、中国全国政协委员敖虎山、中山市政协主席丘树宏等，马新两地的慈善家及其代表，热心慈善事业的各界人士100多人出席了这次盛会。

新纪元大学今年建校20周年，出版《马新慈善家》一书，把马新慈善家的事迹记录其中，其目的是传扬南洋华人为华教与文化默默的奉献精神。黄马家兰认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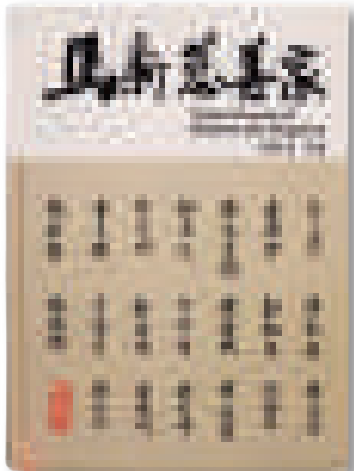
这次活动放在北京举行，就是希望让更多的人了解华文教育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发展，也希望中国来助力推广。

黄马家兰早在1972年就去过中国，对北京有很好的印象，她还记得当年2分钱人民币1根好吃的

油条与豆浆，良好的治安，真可谓夜不闭户。今日的北京日新月异，她觉得这里已经成为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但仍不失北京独有的文化底蕴。中文也势必在世界发展中占有更重要的位置，所以学好华文对居住在海外的华人尤为重要。

与黄妈妈的交谈总是亲切愉快的，这是笔者与她进行的第2次采访，第1次是在她位于乌节路的寓所，记得上次在公寓门口提起黄妈妈，保安就立刻拨通了电话，可见黄妈妈平时是多么地平易近人，大家都认识她。她生活健康有序，热爱运动与绘画，她的指画作品也为人称道，并多次用画作义卖筹款。义卖时她常拿出收藏多年的名家书画和珍贵首饰，足见其为了慈善不遗余力。日出日落便是一日的时光，岁月流转便是一生的过往。黄妈妈做慈善总是从心出发，她心中有佛法，她相信善念的力量，她要以她的善举感召更多人做善事，愿慈善大爱源远流长……

(作者为本刊特约记者)



《马新慈善家》



黄马家兰画作《松柏常青》



《马新慈善家》新书发布会活动现场

白娘子、许仙与小青的舞台造型
(左起：张威饰演许仙、黄萍饰演白素贞、付园贺饰演小青)



融合动画元素的 京剧《白蛇传》



文图·傅翀

新加坡虎豹别墅有一组雕塑，虽然做工质朴，但从人物造型上就不难看出，那正是《白蛇传》故事。白素贞与许仙的爱情悲剧可以算是家喻户晓，上个世纪末风靡一时的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依然记忆犹新，连张曼玉主演的《青蛇》也是由此改编而来。可见，白蛇故事已是华语文化圈内最常被演绎的一段传奇。

经过两三年的筹备与酝酿，新加坡华族戏曲协会终于把这久演不衰的经典剧目《白蛇传》搬上了狮城舞台，不仅让人看到了传统戏改编的不断创新，而且更看到了演出方为推广中华文化的良苦用心。

要论创新，不能不提的就是布景设计中的动画。众所周知，传统戏讲究一桌二椅，很多场景只靠想象来建构。但对于接触传统戏不多的观众而言，缠绵的西湖烟雨、飘渺的灵山仙境，又如何能依据几句唱词凭空想象得出呢？何况现在的观众大多沉迷于电影所制造出的带入感当中。倘若戏曲舞台也能营造出一个仿佛真实的环

境，不失为一种讨好现代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的尝试。西湖水面波光粼粼，细雨悠然而落，乌云遮天蔽日，伴随着表演，更有身临其境的感觉。“盗仙草”一场完全由浮云缭绕的群山引出，虽然鹿童与鹤童一些唱段被删减了，但动画中却清晰可见一只花鹿、一只白鹤由远及近，也算跟观众交代了两位仙童的来历。“水漫金山”这场戏给不了解京剧舞台表演的观众来看，真的很难有画面感，现在布景上汹涌的江水徐徐升高，伴随着台上水族和护卫的打斗，就直观了许多。动画布景与台上表演融为一体，真实具体，很大程度上弥合了传统戏与年轻观众之间的距离，也协助观众更好地理解剧情。

传统剧目《白蛇传》长达三小时，对演员是个考验，对观众更是挑战。为了适应现代观众的观赏习惯，整出戏缩减到90分钟左右。“惊变”一场完全通过电子动画大屏来展示，许仙劝进雄黄酒，最后端午惊变。画面上都是演员，只是删减了唱段，以肢体语言和简单旁

白交代剧情，这种处理方式，缩减了表演时间，加快了叙事速度，且观众却并无割裂感。更何况，图像特地经过了处理，带有水墨画的感觉，与整出戏的风格基本是一致的。

此外，第二场“迎亲”也是全新的改编。第一场结束，观众席灯光豁然放亮，正在纳闷间，突然锣鼓唢呐齐鸣，喜庆的娶亲队伍从剧场门口鱼贯而入。用最迅速的方式联系上下情节，又很好地跟观众进行了互动，带来耳目一新的惊喜，迎合了大家的审美趣味。要说接地气，就要提到演出开始前的一段小插曲，一个扮成媒婆的丑角用“蛇精和小鲜肉”来解释故事，一下就抓住了观众的注意力；管这个媒婆叫“安娣”更是戳中了本地人的笑点；主办方更不忘借这个插科打诨的机会来简单介绍京剧的几大行当，无疑在艺术表演的同时增加了一层教育普及的意味。

即使有了不少改动，但却并没有稀释原剧的精华，整个架构还是以田汉先生上世纪中的剧本为基准。那些对传统京剧《白蛇传》印象深刻的观众们仍然能够看到那些熟悉的场景，听到那些经典唱段。西湖畔两人雨中相见；船夫促成一段姻缘；断桥边青儿高举龙泉；白蛇口中埋怨，心头却满是爱怜。通过情节精简，使人妖相恋的爱情主题更加突出。

除了情节设置上的改动，这次的首演阵容也颇有新意。三位主演均是出自中国戏曲学院的科班出身，其余的演员则是本地业余演员。饰演白蛇的黄萍是原中国戏曲学院京剧系刀马、花衫讲师。移民新加坡23年，平时在本地为公众开班教授京剧，此次学生们能粉墨登场，与老师同台献艺。虽然湖广腔对当地一些演员来说并不

容易把握，但他们大多拥有本职工作，是牺牲了休息时间来投入演出排练的，这份自始至终的专注与诚心诚意的精神是很值得称道的。

笔者也留意到演出宣传册上，白娘子和许仙名下都列了不少演员的名字。一打听才了解到，这是因为戏曲协会早就做好了长期准备，不要让这两三年的筹备在一次首演后就束之高阁，而是努力地发扬传、帮、带精神，培植本地新人，担纲主要角色，随时可以搬演折子戏甚至全本。演出创新传统戏曲、融入电子动画、贴近本土生活、启用当地新人，这一切都在不遗余力地吸引更多走进传统艺术的殿堂，不管结果如何，这所有的努力就值得奉上一个大大的“赞”。

坦白讲，这些改编与融合对于常听戏的人来说，恐怕未见得有多大的好处。那些资深的票友们恐怕嘴巴已歪向一边，担心花哨东西太多而喧宾夺主，笔者虽然也有此顾虑，但相对还是要乐观一些。对于很少接触京剧的人的来说，最重要的恐怕不是要他一下子爱上这门艺术，而是希望他能耐住性子坐在那里看完一场演出，而且不觉得厌烦，倘若还有那么点意犹未尽的意思就更是求之不得了。

艺术熏陶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接触的机会多了，自然而然便会生出些兴趣。《白蛇传》作为经典的传说故事，是华人的共同文化遗产。华族戏曲协会长久以来的努力，让传统戏融入现代元素重新演绎，从情节改动到演员培养，都立足于新加坡本土，可谓在南洋续写了“新”篇！

(作者为文化艺术教育工作者)



“水漫金山”



“水斗”考验演员功夫

以艺术信仰诠释 新加坡生活之美

记“印象新加坡”国庆美展2018

文·陈庆 图·新加坡美术总会

艺术，应该成为一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印记。如果一座城市缺少艺术，那么它也终将失去其精髓和灵魂。

新加坡建国53年以来，许多艺术家把自己的毕生精力奉献给了艺术，从而为这个美丽的岛国，为这个阳光灿烂的城市抹上了浓墨重彩的印记。几代艺术家们的付出，让世人知道，这里不仅仅是第一世界的大都会，这里还有随处可见的雕塑和绘画。为了给辛勤劳作的艺术家们提供一个展示自己作品的平台，在新加坡53岁生日之际，由新加坡美术总会与华族文化中心联合举办的“印象

新加坡”国庆美展2018应运而生。

8月21日下午，“印象新加坡”国庆美展2018在华族文化中心二楼展厅隆重开幕。新加坡人民协会总执行理事长陈国明受邀为本次国庆画展主持了开幕仪式；特邀嘉宾为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总裁刘思伟。

此次画展是华族文化中心与新加坡美术总会的首次合作。来自美术总会属下29个画会的83位画家共提交了近90件作品，经过评审委员会的遴选，共有83幅油画、彩墨画、水彩画、雕塑、书法和陶瓷等作品入选。画家们以“弘扬爱国意识，促进种族融合，赞颂美好家园，繁荣



何家良《荷塘观市景》胶彩 61x91cm



陈庆《Alkaff Mansion》油画 76x60cm

本土艺术”为宗旨，以“和谐发展及对新加坡的美好印象”为主题，从各自的角度出发，创作出了自己眼中、心中的美好家园和心灵归宿，用作品抒发了自己对这个理想国度的热爱。

其中，何家良博士的胶彩画《荷塘观市景》、梁振康彩墨画《金孔雀》、赵振强的彩墨画《艳秋》、麦毓权的油画《MEMORABLE RECOLLECTION》、谭瑞荣的四联丙烯画《情系南洋》、翁锡礼的胶彩画《农家乐》、吴瑞源彩墨《匆匆》、赖瑞龙的彩墨画《多子图》、林保德博士的丙烯画《LIFE 01》、陈亮的书法《数晨夕》、陈庆的油画《ALKAFF MANSION》很是惹人瞩目，受到参观者的称赞。站在画家们的画作面前，你会发现原来艺术是这样的纯净而悠远，是这样的无拘无束。画家们在画布规定的空间中游弋，在那一片充满可能性的虚空中寻找，把观者带入从未遭遇过的精神氛围。

何家良博士的胶彩画《荷塘观市景》色彩绚丽而纯粹，一片绿色荷塘的后面，是林立在新加坡市区错落有致的高楼大厦。整幅画面沉稳而不张扬，结合点、线、面的平面组合关系，交错重叠，诠释出独特的空间张力。

新加坡美术总会会长梁振康的《金孔雀》令人眼前一亮。该画既有浓厚的南洋气息，又将画家的心愿转化为通俗易懂的图像语言，令人想起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展示了一幅“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的画面，寓意新加坡国泰民安、欣欣向荣，人民和谐相处、安居乐业，寄托了人民追求美好生活幸福生活的强烈愿望。

谭瑞荣的四联丙烯画《情系南洋》，以新加坡国花



梁振康《金孔雀》彩墨137x68cm



谭瑞荣《情系南洋》胶彩 184x92cm

——胡姬花为题材而创作。在快节奏、高压力的新加坡，在密不透风的时空中，画家寻觅到了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可观、可居、可游的精神故乡。他的作品能够帮你过滤掉外界繁杂的心绪，静下心来与艺术对话，在当下快节奏的生活中寻找到每个人内心最后的一丝平静。

资深画家梁振康、谢江水、赵振强、麦毓权等在画展进行过程中分别举办了讲座，蔡世华、李福光、陈义财、林俊能等画家也分别进行了绘画示范，为新加坡53岁生日献上一份心意和祝福。

华族文化中心与新加坡美术总会希望将继续开拓这一合作平台，致力将其发展成为新加坡一年一度的艺术盛事。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艺术，能让这个屹立于东南亚的岛国独树一帜，成为国人梦寐以求的，理想的精神家园。

(作者为新加坡永久居民、中国贵州财经大学讲师)

百年广惠肇留医院 再续辉煌



文·欧雅丽(本刊记者) 图·广惠肇留医院

拥有108年历史的广惠肇留医院(以下简称广惠肇)今年可谓是喜事连连:年初,广惠肇耗资9600万元的扩建工程大功告成,不仅修复了四座原有的历史建筑,还增添了一幢全新的12层疗养院大楼;5月,广惠肇和新加坡华乐团合办慈善音乐会,主席李国基在会上宣布广惠肇获卫生部批准,将在另外三个地点设立疗养院、乐龄护理中心和活跃乐龄中心;10月,全新面貌的广惠肇将举行盛大的揭幕仪式,医院也将迎来108周年庆,届时将展开庆祝活动。

从1910年创立至今,广惠肇留医院辗转百多年,延续着先贤的精神,紧随社会、国家发展的步伐,与时俱进,坚守使命,与本地的医疗体系相辅相成,为国民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为社会做出贡献。

百年传承 因时制宜

据广惠肇留医院总裁区志忠医生介绍,广惠肇最大的特色就是不因循守旧,在不同的年代,它都能顺应时代需求,灵活调整发展策略,为社会、国民服务。

医院创立之肇始,正是因为1910年传染病在本地猖

獗,殖民地政府劝请华人社会创办慈善医院以减轻政府的负担。当时华民护卫司的广东籍翻译何乐如便找到当时的广帮领袖黄福基(又称黄亚福)与梁敏修,向他们传达政府的想法。黄福基和梁敏修遂召集广惠肇三属人士商议,筹集款项,参考广州著名的“方便留医院”的形式,组织广惠肇方便留医院。

正好位于实龙岗路705号的陈笃生医院要搬迁,总督安德逊爵士便把这块占地6英亩,于1857年至1860年之间建成的陈笃生医院旧址,连同建筑物,转让给广惠肇方便留医院。陈笃生医院旧址的三座平房现已被政府列为受保留建筑。

新加坡在1911年主要由竹脚医院提供接生服务,不过竹脚当时还未正式转型为全面的妇产科医院,可接纳的产妇有限,很多产妇不得不在家里生产,医疗条件跟不上,孕妇和新生儿的死亡率很高。广惠肇成立之初的宗旨就阐明,医院除了为来自广惠肇三属的贫穷人士提供医疗服务外,也为贫穷产妇提供接生服务。广惠肇提供的接生服务既卫生安全,费用也很低,成为迎接新生命的所在地。到了1960年代,本地的政府医院和私人医

院大都提供接生服务，产妇有了更多选择，再加上政府鼓励人们少生子女，广惠肇的接生服务逐渐被冷落，董事部在1965年决定结束运作了55年的接生服务。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本地的居住环境拥挤，条件恶劣，导致肺病传播严重，政府医院无法容纳所有求医的病人。广惠肇分别在1939年与1958年，兴建两座肺病楼，以缓解医疗的需求。

成立之初，广惠肇留医院提供门诊和住院服务，门诊方面设中医西医。当时门诊是不分族群和籍贯，凡是前来求诊的病人都得到一视同仁的照顾，但在住院方面则只接受广惠肇三属病人。新加坡独立后，多元种族成为立国之本，凡新加坡公民不分种族，一律平等，一视同仁。广惠肇也开始改变观念，开放门户，容纳各种族人士留医。1974年，广惠肇正式开放，接受各族病人入院留医，并将“广惠肇方便留医院”易名为“广惠肇留医院”。

进入21世纪，随着出生率的下降，我国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的挑战。为应对挑战，政府计划增加疗养院和社区医院的床位，让病人在适当的医疗机构获得治疗后，能转到社区医院，以便腾出更多的床位给其他病人，也期望病人尽早出院，回返家庭和社会生活。但大多数人不知道如何照顾年迈体弱的病人，因此从病人回返家庭的过程中，疗养院和家护登门护理服务成为整个综合护理体制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广惠肇响应政府的号召，迅速调整服务方向，先是成立了日间康复中心，将旧接生楼的原址底层辟为老年人安享晚年生活的所在地。之后，又酝酿扩建计划，终于于今年初建成了全新的疗养院大楼，并将服务扩展至社区，在组屋区内设立“活跃乐龄中心”，并为社区老人提供居家护理服务。

2018年8月1日，广惠肇在欢庆护士节之际，宣布了医院新的宗旨和愿景。新宗旨“为新加坡有需要照顾的社群提供优质，全面及方便的医护服务”和新愿景“成为新加坡卓越的社区医护中心”，体现了广惠肇未来的发展方向，即将广惠肇打造成区域性的综合疗养院兼社区中心，为国民提供全面、完善、便利的医疗保健服务。

焕然一新 再创辉煌

广惠肇留医院得天独厚，有比较宽敞的空间，院内

绿树成荫，花草遍地。自首任主席黄福基开始，历届主席及董事都非常努力，不断扩建院舍，改善医疗设施，将医院打造成一个清幽、优雅的疗养环境，尽心尽力照顾前来就诊或住院的病人。

1951年至1960年这10年，是广惠肇建设的一个高峰期。在此期间，广惠肇改建及兴建了11座建筑物，其中包括1952年兴建的接生楼、1958年肺病楼与花园内的“霍然亭”，以及1960年开幕的正面大楼，现在这座主楼已被列为受保留建筑。

2010年，广惠肇99年地契到期后，成功获得政府批准继续留在原址。地契问题解决后，医院开始着手规划扩建工程，扩建工程包括在原址上建立一个服务齐全多样化和完善的年长者护理中心，以及将广惠肇的服务带到其他地方为民众提供更方便的服务。

2017年底，一幢拥有超过600个床位的全新12层疗养院大楼在广惠肇拔地而起，四座原有的历史建筑也修缮一新。新的疗养院大楼每个楼层都种有绿植，环境舒适，空气畅通，设施完备。为了给住院的年长者打造一个温馨舒适的环境，广惠肇非常用心地在每层楼设立两个不同的主题空间，比如有以旧牛车水街景作为主题的空间，有旧时的海报和当年的流动摊贩，把年长者带回年轻时的生活场景中，让他们有不一样的怀旧体验；还



霍然亭



以遛鸟场为主题的公共空间



任重道远馆



广惠肇社区关怀中心

有以遛鸟场为主题，绿植萦绕的庭院，挂着许多鸟笼，鸟儿鸣叫其间，仿佛让年长者置身于大自然的环境中；理发室也别具匠心地布置成旧时美发屋的场景，让年长者重温当年的美好回忆。广惠肇留医院副总裁冯崇达说，打造这些主题空间，一方面是提供舒适的环境，吸引年长者能走出病房，多到公共空间活动；另一方面是提供更多互动空间给年长者和家属，吸引家属们常到医院看望老人。广惠肇不仅关注年长者的身体健康，也从心理着手，让他们有一个愉悦的心情。

新的疗养院大楼与其他四座受保留建筑在外观上融为一体，几幢建筑围合着以“霍然亭”为中心的庭院，具有浓浓的传统中式建筑韵味，构建出温馨的家庭氛围。翻新后的主楼扩大了入口空间，医院的围墙也重新设计，让经过医院的民众能够一眼看见内庭中的“霍然亭”和花园。冯崇达副总裁说，医院采用这样的设计，就是希望打造“开放式”的医疗场所，希望更多的民众能走进它，共享空间，让它与社区的关系更加紧密。

广惠肇设立了一间名为“任重道远馆”的历史展馆，展馆内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展现广惠肇留医院的创建与发展历程，还展示了许多医院收集的文物。李国基主席表示，希望广惠肇也能具备教育的功能，让更多的年青一代到访参观，学习先辈们无私奉献的精神。

广惠肇在院区内提供疗养院、中医治疗、物理治疗及日间护理，院区内的合作伙伴也提供西医门诊、洗肾及临终关怀服务，为年长者提供一站式服务。此外，广惠肇也将服务扩大到社区。2017年7月，广惠肇在麦奈雅路(McNair Road)设立了第一家广惠肇社区广怀中心，为社区年长者提供一系列康复护理服务和社交活动。2018年底，第二家广惠肇社区关怀中心将会在惹兰勿刹(Jalan Besar)启用。到2021年，广惠肇将把服务基地扩大到六个地点，同时走出加冷黄埔区，步入邻近的波东巴西区及麦波申区。到时，广惠肇将提供近1200个床位疗养院设施，成为我国规模最大的疗养院服务业者之一。

在医院的管理方面，现任主席李国基甫一上任就致力于招罗有远见和有能力且志同道合的董事会成员组成一个强有力的管理委员会，为医院定下了长期发展目标与计划，也为医院对医疗品质、财务控管、人力资源发展、医院建设、募捐等方面设立了明确与密切监管的制

度，以确保医院的稳健发展。李国基主席说，医院招罗的人才多数是繁忙的企业家或跨国企业高管，要召集他们并非易事，但董事会还是克服困难，最终成功地组织了一个热心且有能力的管理队伍。医院现任总裁区志忠本身就是一位医生，又曾经在大型企业担任高管，像这样既懂医学又有管理经验的人才非常难得。正是因为有了专业的管理层，才能推动医院不断向前发展。

汇集善心 培育大爱

广惠肇留医院是广惠肇三属先辈创设的慈善医院，许多三属人士对医院有一份亲切感与责任感，这份亲切感和责任感世代相传，他们不仅自己当董事或义工，也将这种服务精神延续到下一代。医院董事会里有很多父子、兄弟、父女、兄妹以及岳父与女婿的关系。现任主席李国基的父亲李子衡先生在医院董事部服务三十多年，李国基主席受访时说：“我年轻时父亲经常提起医院济世救贫与董事们无私奉献的精神，我也多次随父亲到医院。董事们服务社会的精神深深地留在心底。这种伟大的精神激励我在2001年加入广惠肇留医院董事部，且在2009年接任为医院董事会副主席兼筹款委员会主席，负责筹集发展资金与主导医院的未来发展工作。”2010年至今，李国基一直担任医院董事会主席，全面主持医院的管理与发展。现在他的女儿李佩銓也加入了董事会，为广惠肇服务。

作为民间创立的慈善医院，广惠肇的日常运作经费及扩建经费大多来自募捐筹款。一路来，广惠肇都得到本地艺术团体、行业团体、宗乡会馆，以及广大民众的大力支持。在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广惠肇的义演活动频繁，几乎所有著名的香港粤剧红伶及电影明星来新献艺时，都会为医院义演。一些三属人士的商号和家庭还规定每年捐给留医院一笔钱作为行善积福。还有一些善心人士因为家人曾经得到广惠肇的照顾，富裕后就大力支持医院的发展。直到今天，广惠肇常年运作经费高达1700万元，这庞大的日常开支，全靠善心公众的捐款来维持。此次扩建计划所需经费除了政府津贴外，也全部来自善心人士的捐款。李国基主席说，募捐的过程中涌现了很多令人感动的故事，但最令他难忘的是一位曾经在恭锡街做琵琶仔的女士对医院的捐献，她在临终前还将具有历史价值的金牌捐给广惠肇。现在这两块金牌



陈列在“任重道远馆”内。

除了在经济上支持广惠肇留医院，很多人也用实际行动参与到医院的日常工作中。据区志忠总裁介绍，目前广惠肇有超过1000名义工，每个月都有近700名义工到医院陪伴年长者。这些义工为年长者准备了丰富多彩的活动，一个星期里每天的活动都不同，活动进行的地点也不同。院方很贴心地将一周活动表贴在老人们容易看见的地方，鼓励他们到不同楼层去参与不同的活动，结交更多朋友。义工们组织的活动也非常用心，比如“修容换妆”活动，为老人们精心画好妆容，拍照，经过一番打扮后的老人们重现隐藏许久的英姿俏丽，心情愉快，也增添了自信。每年的中秋，广惠肇都会举行“点亮一盏灯，温暖一颗心”中秋晚会，数百盏花灯点亮整个医院，老人们及其家人、义工、职员等欢聚一堂，院区处处洋溢着大家庭的温馨气氛。医院每年也会举办“志工答谢晚宴”，感谢默默耕耘，无私奉献的义工们。

此外，广惠肇也特别注重培养下一代的爱心。医院附近的宏文学校自2006年开始造访广惠肇，与年长者们接触交流，让孩子们学习如何与年长者相处，让他们懂得尊老爱老，而朝气蓬勃的孩子们也为老人们带来欢笑。现在，广惠肇还邀请宏文学校作为麦奈雅路广惠肇关怀中心的合作伙伴，安排学生探访中心的老人们，培养学生关爱老人与慈善服务的精神。李国基主席说：“爱心应该从孩子开始培养，我们与学校密切合作，希望能将先辈们无私奉献，慈悲博爱的精神一代代传递下去。”

达迈中学和弥陀学校的70名学生组成合唱团参与演出

总会专递。

“爱国歌曲大家唱” 首次在淡滨尼唱响

文·欧雅丽(本刊记者) 图·编辑部

8月4日晚上，淡滨尼社区广场热闹欢腾，歌声嘹亮，一片红白的海洋。逾1000名民众聚集于此，参与“第12届爱国歌曲大家唱”，用歌声为新加坡53岁生日献上最真挚的祝福。此次活动是由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与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联合主办，并获得国民融合理事会、淡滨尼东公民咨询委员会及东北社区发展理事会的支持。这是“爱国歌曲大家唱”活动首次走入淡滨尼社区，此前该活动曾连续多年在大巴窑建屋局中心广场举办。

当晚，主宾财政部长王瑞杰和特别嘉宾淡滨尼集选区议员锺丽慧莅临现场。他们和宗乡总会理事及华族文化中心董事一起登上舞台，带领全场民众共唱国歌和宣

读誓约。随后他们又在台下跟民众一起共唱多首爱国歌曲、新加坡民歌及流行歌曲，场面温馨欢乐。

今年，“爱国歌曲大家唱”活动首次与海蝶音乐合作，主持人由蔡礼莲、江坚文和易薇倪担纲，领唱是四位本地知名的歌手周玮贤、林昭宇、李泓伸和郑夏韵。在他们的带领下，在场民众一起唱出多首耳熟能详的歌曲，如《家》、《月亮代表我的心》、《细水长流》等。他们与民众热情互动，不断将活动的气氛推向高潮。

此外，来自达迈中学和弥陀学校的70名学生组成合唱团参与演出。从历年的国庆歌曲到家喻户晓的经典曲目，学生们优美的歌声让大家感受到浓浓的国庆氛围，

都情不自禁地跟着他们放声歌唱，连路过的民众也被歌声吸引，不禁停下脚步加入到大家唱的队伍中，一起欢庆国庆日的到来。

为了激发民众们的参与意识，主办方还特别安排了歌曲竞猜环节。今年为了增加竞猜难度，主办方在播放歌曲时做了特别处理，比如加快播放速度等，但这丝毫不难倒在场观众。许多民众都能从已经变声的歌曲中迅速猜出歌名，主办方也为最先答对的人准备了购物礼券以示奖励。这个环节提升了民众的参与度和互动性，各个年龄层的民众都踊跃参与，现场欢歌笑语、热闹非凡。

“爱国歌曲大家唱”活动旨在通过大家熟悉的爱国歌曲和经典曲目掀起国人庆祝国庆节的热情，同时促进新加坡各族群之间的互动和加强社会凝聚力。在活动现场，不乏友族同胞的参与，主办方也准备了多首经典的马来和印度民歌。宗乡总会文化委员会主任尹崇明表示：“我们希望与民众一起高唱熟悉的歌曲，促进各个族群之间的互动，增强对新加坡的认同感，并且为国家的成就感到自豪。”

(部分图片见封底)



主宾王瑞杰、特别嘉宾锺丽慧和总乡总会理事、华族文化中心董事一起唱国歌，念誓约



主持人由蔡礼莲、江坚文和易薇倪担纲，领唱是四位本地知名的歌手周玮贤、林昭宇、李泓伸和郑夏韵



主宾王瑞杰部长与民众的互动



在场民众积极参与，放声歌唱

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长傅海燕女士为作协颁发第二届华族文化贡献奖团体奖



文学的传承与创新

访华族文化贡献奖团体奖得主 ——新加坡作家协会

文·顾楠楠 图·受访者提供

“文学是各种艺术领域的基础，包括音乐、戏剧和电影等。文学和文化遗产是息息相关的。这一次得奖，不但肯定了新华先驱作家与资深作家为推动新华文学所作出的贡献，也肯定了本协会以文学传承华族文化的努力。我们将继续扎根狮城，放眼世界，继续推动新华文学在海内外的的发展。”这是新加坡作家协会会长林得楠在华族文化贡献奖颁奖典礼上的获奖感言，他领导的作家协会近日获得新加坡第二届华族文化贡献团体奖，这也是新华文学团体第一次获得文化贡献相关的大奖，引起了新华文坛与海外华语文坛的广泛关注。

新加坡作家协会(以下简称作协)位于牛车水的史密斯街，与“平社”、“梨园春”、“敦煌剧坊”等同属于政府打造的华族文化项目。推开作协大门，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1970年拍摄的创会集体照，现任会长林得楠先生介绍，新加坡独立后的第五年，国家意识深化，加上社会形势需要，先驱作家连士升与14位作家发起成立“新加坡作家协会”，先后选出以李廷辉、苗秀及柳北岸为主席团的理事会，为建国后的新华文学发展奠定了基石。而后为扩大协会阵容与规模，在黄孟文博士的领导下，1976年作协一度改名为“新加坡写作人协

会”，十余年后作家及作品质量均达到一定水准后，作协恢复了原来的名称——新加坡作家协会。

在王润华教授、黄孟文博士与希尼尔三位会长的领导下，作协积极推动出版与写作，致力发展具本土特色的新华文学，通过文学创作传承华族文化，并迈出岛屿，走向国际，将“新华文学”的品牌带到海外文坛，促进海外华人世界对新加坡文学与文化的了解。40多年来，作协活动频繁，队伍日益壮大，作协现任会员220人左右，其中活跃分子100多人，参与国内国外各类华文文学活动，主办国际性华文文学活动，与很多海外著名华文作家建立了联系。比如：举办大型国际文艺营和国际学术研讨会；邀请海外知名作家前来进行文学交流；举办各种类型的文学活动和讲座；出版文学丛书；举办文学讲习班及配合教育部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驻校作家”计划；多次参加“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等。此外作协的理事、会员屡获各项文学大奖(例如新加坡文化奖、东南亚文学奖、金狮奖及金笔奖等)，理事与会员还经常担任国内外团体征文、写作比赛评审。作协的三位前会长(黄孟文、王润华、希尼尔)也都因为本身的文学成就卓著再加上对新华文学、新加坡文化的贡献显著，先后获得新加坡文化工作者最高荣誉——新加坡文化奖。可以说，没有他们，就没有新加坡作协，更没有今天的华族文化贡献奖，是这些前辈的共同努力，才使作协取得今天骄人的成绩。

苍田青山无限好，前人耕耘后人收。寄语后人且莫

喜，更有后人乐逍遥。2016年林得楠先生当选为新一届作协会长，本着前人辛勤耕耘，后人维护茁壮成长的使命，他带领作协进行了一系列创新改革：积极和其他文学、文化团体配合，以合作、跨界的形式推展新华文学与华族文化活动。比如，作协在2016年启动团结合作计划，和新加坡文艺协会、五月诗社等团体合作，推展新华诗歌年活动，以多元化、全方位的形式，为岛国带来百花齐放、诗情画意的文艺活动。林得楠认为，在过去，本地文坛被认为是一盘散沙，山头很多，并不团结，这次的新华诗歌年是新加坡作家协会、新加坡文艺协会与五月诗社首次携手策划如此大规模的诗歌活动，除了齐心协力推动新华文学的诗歌发展，也希望改变大家对新华文坛的看法。我们希望以“同德同心，文人相亲”为宗旨，推动新华诗歌的创作与分享。也希望凭借诗歌年活动，鼓励各界注重新华诗歌的推广与分享，文学社团不应是孤立的，增加社团之间的联系，联合一切可联合的力量，壮大声势、群策群力、百花齐放，更好地传承本地文学。

此外，林得楠还提出了跨界概念，他认为文学艺术都是相通的，如何把文字，这个静态的东西，用动态的方式推广出去是一个值得思考的话题。他表示未来还将进行更多领域的跨界合作，包括与音乐团体、绘画团体、舞蹈团体、曲艺团体合作，把他们的专长与我们的文学作品结合，通过不同媒介推广文学作品。比如2016年12月推出的新华诗歌年启动项目《文人相亲——



现任会长林得楠(左)、荣誉会长黄孟文博士(中)、荣誉会长希尼尔(右)代表作协领奖



1970年创会合照。左起：赵戎、姚紫、杜红、麦青、谢克、李廷辉、苗秀、连士升、柳北岸、黄孟文、周察、陈凡、苗芒。摄于风景楼

跨界文学创作艺术大展》。三个文学团体的理事和会员根据新加坡知名艺术家刊登于《金禧缤纷》(美术总会出版)一书中的艺术创作(绘画、书法、雕塑、陶艺等),进行联想式文学创作。或配合作家曾以相同题材、元素创作的诗文,与艺术品的图片进行配搭,以海报形式,诗画结合、图文交相辉映的展览品,在国家图书馆底层展览大厅公开展出,活动取得很好的效果。新加坡美术总会会长梁振康表示,过去美术界很少有跟其他文学团体交流,而目前新加坡文化发展蓬勃,各文化团体有机会的话应该携手推动文化艺术的发展,不应各自为政,像这次将文学与艺术结合就是他们的初步尝试。2018年6月作协在华族文化中心推出《夏午诗光——让感性与理性碰撞与沉淀》诗歌表演,集各种声、色、光、影,或搭配乐曲,或改编成微电影。这也是一次成功的跨界活动,吸引了很多文学爱好者。

在华语式微的大背景下,为了培养新一代写作者,加强年轻人对华文文学的鉴赏能力,作协近年来积极和官方、民间机构配合,参与推动学生写作与指导活动,包括与新加坡福州会馆、新加坡教师总会联办的全国小

学生现场华文作文创作比赛,与福州会馆联办两年一度的全国中学生微型小说创作比赛,主办小作家读写营以及参与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推展的驻校作家计划等,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林得楠表示,文学是一切艺术形式的基础,文化传承与文学是息息相关的。不过文学团体不像表演艺术团体,有更多机会上台取得掌声和群众认同。作家对社会与文化的贡献,犹如在默默耕耘中垦地成林,细水长流中汇溪成海。这次作协获奖是新华文学团体第一次获得和文化贡献相关的大奖,自然引起新华文坛与海外华文文坛的关注,这对新加坡作家协会以至整个新华文坛来说,具有象征意义,也代表了社会的正式认同与肯定。未来作协将更注重以群策群力、集思广益、开放开明的方式,同海内外文学、文化团体携手合作,共同推展文学、传承文化,推动新一代参与新华文学的创作与活动,并继续以自己的故事,扎根狮城,放眼世界,面向未来。

(作者为本刊特约撰稿)



作协2018-2020年度理事

李煜传获第二届华族文化贡献奖个人奖

文·顾楠楠
图·受访者提供

八十五岁不言休

记华族文化贡献奖个人奖得主李煜传

第二届新加坡华族文化贡献奖近日落下帷幕，个人奖得主是现任新加坡合唱总会会长、新加坡作曲家协会永久名誉会长以及音乐家协会荣誉会长、艺术合唱团指挥李煜传。

李煜传今年已经85岁高龄，他七八岁时随父亲从香港移民来到新加坡，而后没过多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新加坡陷入水深火热中，一直到人民行动党上台才有所好转。李煜传回忆说，他小时候家里很穷，食不果腹，没有条件学习音乐，更没想过成为艺术家。但是因为父亲喜欢粤剧，他从小就接触那些曲调，耳濡目染，对音乐很有感觉。十几岁开始他参加当时火爆新加坡的“丽的呼声”组织的合唱团，还曾担任工商校友会合唱团的指挥。他说，那时候家境贫寒，每个假期都要打工赚取生活费，毕业后他在银行工作了一段时间，看似已经远离艺术之路，但因为发自内心的热爱，他始终没有放弃对音乐的追求，通过各种兼职或者参加合唱团的形式追求心中的艺术之梦。

20世纪50年代，年仅20岁的李煜传指挥工商校友

会合唱团，每晚听众数千人，一连好几晚座无虚席。60年代，他多次在大型文娱晚会中指挥华乐及合唱演出；还为广播电台主持本地作品介绍及古典音乐介绍，为电视与广播周刊撰写音乐文章数十期。他与友人共同创立星市音乐会，曾任会长、乐队首席、指挥，并以会长身份先后三次带领该合唱团到大马巡回演出，在新加坡电视台开幕首播时指挥星市音乐会合唱团直播。

70年代，李煜传受聘任国家剧场艺术团属下合唱团指挥，同时也被聘任警卫团音乐总监，制定国民服役的音乐活动制度与课程，还受聘担任国防部音乐教官，指挥合唱团及华乐团。

1982年李煜传出版第一本歌集，在新加坡和台湾两地发行，受到人们的欢迎。1993年他出版了第二本歌集，2006年出版第三本歌集《祝你健康》，近作有《我们是建国一代》、《早安啊，新加坡》等。

90年代他担任作曲家协会及合唱协会会长，1998年率领作曲家协会会员在北京举办了声乐和器乐两场音乐会，并录制了光碟。他还编排过多首合唱曲，这些

合唱曲包括他自己的创作、中西名曲、印尼名歌《梭罗河》、马来民歌《Geylang Si-Paku Geylang》等，其中新加坡首部华语长篇歌剧《灵芝姑娘》是公认的优秀之作。

李煜传之所以获得第二届华族文化贡献奖，除了他在音乐领域取得的成绩外，其对新加坡整体音乐环境的推动作用更重要。数十年来，李煜传担任过各类歌曲、乐器演奏等国际比赛的评判。他指挥过多个合唱团、华乐团及管弦乐团，指挥手法细腻、气势豪迈、充满活力。他的创作包括管弦乐、华乐曲、合唱曲及独唱曲。同时他也从事小提琴教学，多年来他的学生考获各级文凭数以千计。时至今日，我国多数乐队都有李先生的门徒，不少学生还成为音乐老师，可谓桃李满天下。他领导合唱协会（现为合唱总会）先后举办七届合唱节，规模日益壮大，在多次总会主办的声乐与合唱比赛中，更指定必唱华语和本地作品。在他的领导下，合唱总会先后举办《新加坡合唱节》、《千人大合唱》、《亚洲声乐大赛》、《亚洲歌唱大汇演》、《新马长青杯歌唱比赛》、《2006年新加坡国际华文合唱节》、《滨海欢歌》以及《2010年国际声乐大赛》，吸引了世界各地的160位业余与专业人士参加。他还带领本地合唱和华乐团

体到国外演出，把新加坡音乐带到国际舞台。

此外，李煜传深受华人传统文化影响，文学造诣深厚，他的创作大多有感而发。他喜欢阅读诗词，至今都保持剪报习惯，把报章上看到的好作品剪下，待有灵感时再去翻找合适的诗词。反过来，更多时候是诗词中自然富有的音乐性，激发了他的创作欲望。谈及音乐与文学的关系，李煜传认为：“音乐是无国界的，新加坡的华语环境不断弱化，多听华文歌曲，能让孩子们产生学习华文的兴趣，有助于提高他们的文学素养。唱歌的时候去了解歌的内容，学歌的文字，对于推动我国的华文发展，提高华文水准也有很大帮助。”

可以说，李煜传在推动新加坡的音乐、华乐发展上功不可没。他的贡献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同：2001年获总统公共服务奖章、2002年获新加坡词曲作家学会最高成就奖；2002年获新加坡词曲版权协会终身成就奖。

李煜传在10几年前身患癌症，做了两次大手术，是音乐帮他渡过了难关，古稀之年仍旧不言败，在新加坡乐坛屹立不倒、奋勇向前。2006年3月他率领艺术合唱团及合唱协会属下多个合唱团体呈现由新加坡合唱协会及新加坡作曲家学会联合主办的《祝你健康》李煜传作品专场音乐会，为新加坡防癌协会筹款，深获

社会各界支持。多年来，他义务带领合唱团参与本地和外国主办的音乐活动，并积极推动本地合唱及音乐创作事业。他说，我们这代人都有献身精神，从小听“孔融让梨”、“岳飞报国”的故事长大，凡事不求回报、为社会服务、为国家献身。我愿用余生继续为新加坡的音乐事业贡献微薄之力，争取新加坡乐坛早日屹立于世界的舞台！

（作者为本刊特约撰稿）



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长傅海燕(左二)为李煜传(左三)颁奖。
(左一为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主席蔡天宝，右一为新加坡华族文化贡献奖评委会主席刘太裕)

图二



凤鸟背后的事



文图·汪洋



图一

眼前的影像是我收藏的玉雕琢的鸟。

图一是卧薪之鸟，造型可爱，是一个摆件，年代为西周；图二是一个昂首的鸟，可拿在手上把玩，年代也是西周的；图三是一件周晚期春秋早期的凤鸟香薰，亭亭玉立，昭示吉祥。

鸟在浩如烟海的中国文化中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尤其在玉文化里，鸟是华夏先民的图腾崇拜之物。出土文物中从史前时期到先秦时期直至春秋战国，汉玉鸟形制及凤鸟纹饰的玉器不乏常见。

中国古代文献对玉鸟图腾有着细致的说明。《拾遗记·少昊》中有一段明显是以玉刻鸟为崇拜标志的文字：古代一位神女，少昊的母亲皇娥，当她还是少女的时候，夜间在玉宫里纺织锦缎布匹，白天乘坐木舟在茫茫的大海上漫游。一天她到了西海之滨的穷桑之地，那里生长一种叫孤桑的大树，高达千寻，吃了树上果实以后可以长生不老。她在那里遇到了神童“白帝之子”，她与这位神童同乘木舟，嬉戏于海上。他们用桂树的枝条做为旗杆，将薰茅草结于杆上作为旗帜，并用玉石雕刻成鸟的形态，装饰在旗杆的顶端。后来皇娥生下少昊，称号就叫“穷桑氏”，也叫“桑丘氏”。在少昊称帝时，因当时有五只神异的凤鸟在帝庭的上方环绕飞翔，所以少昊也被称为“凤鸟氏”。属于少昊氏的各族还有元鸟氏、青鸟氏、丹鸟氏、祝鸠氏、鸣鸟氏等。这些记载暗合以鸟为图腾的氏族相互融合的发展过程，暗合从鸟图腾到凤图腾的演变过程。

在古代文献中，鸟的记载相当多。《诗经·商颂》：“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我们的先民非常智慧，善于观察和想象，他们认为鸟能知四季的更迭和阴阳寒暑的变化，有鸟的地方，昭示着一种吉祥。无怪乎后来鸟的形象又演变为代表太阳的金鸟，这和我们民族血脉里流淌着昂扬向上、不屈不挠的精神是密切相关的，用鸟做图腾无疑是一种高贵，是一种号召力。远古的人们对鸟是虔诚的、笃爱的，这种文化的传承绵延至今。

好的作品会触动人的心灵，会使人翩然联想。收藏是对历史文化的品读，也是美的历程的一次次穿越。

(作者为文物鉴赏学者)



图三



文·尤今

给他们一包米

谈阅读与练笔

许多中学和初级学院的老师都指定学生缴交周记，希望借此提升他们的语文程度。

在我看来，日记本子，无异于一块磨刀石；将文字铸成的那把“刀子”日以继夜地磨在上面磨呀磨的，试问，刀子又怎么会不利呢？

在过去我成长的年代里，我写的，不是周记，而是日记——那可不是老师分配的作业，是自己自动自发地写的，是秘密地写给自己看的，写完了便妥妥贴贴地锁在抽屉里。

每天，做完功课后，我便把双目化为翅膀，尽情翱翔于课外书美妙的世界里，如痴如醉地汲取文学的养分。每晚临睡之前，我一定会腾出一段时间来写日记。

一日的喜怒哀乐，酣畅淋漓地变成了一段段表情丰富的文字。文字可以是山、文字也可以是水，我就让瘦瘦的笔杆恣意在好山好水间徜徉。

勤读、勤写，文字的山丘，愈爬愈顺畅、愈攀愈适意。

有过这样美好的经验，于是，我便也规定我的学生每周呈交一篇周记。

到了年尾，检讨教学成果，赫然发现，写周记对于增强学生的语文程度毫无帮助。

主要的原因是，莘莘学子不爱阅读。

阅读和写作之间的关系，犹如米和米缸的关系。

没有米粒的米缸，是空的；我们必须不断地把米注入，才能确保米缸保持常满、长满的状态。

学生认识的词汇有限，不读课外书，寥寥可数的词汇，由年头用到年尾，毫无变化；平铺直叙的写作方式，由年初到年梢，依然一样，全无新意。更直接地说，年头的米缸是空的，到了年尾，米缸依然还是空的。

更糟的是，许多学生以交差的心态来写周记，敷衍塞责，没有中心、没有重点，胡写一气；有者更把周记当作“出气筒”，用陈腔滥调来骂张三李四；或者，化身为

祥林嫂，啰啰嗦嗦地绕着同样一件事怨天尤人。

握着红笔批阅的我，烦得三千烦恼丝齐刷刷地竖得直直直直的。

农夫在田地播下了种子，期盼的当然是肥硕的豆和肥大的瓜；但是，花了大力气，最终却徒劳无功，是令人沮丧的。

学生在写周记时，投资了宝贵的时间，最后却一无所得；我呢，在用心批改周记时，同样投资了宝贵的时间，最后却发现毫无斩获。

我决定终止这种零回收的“投资”。

改弦易辙，我在把“米缸”交给学生的当儿，也同时把“米包”送给他们。

我不再让他们写周记了，改而让他们写“阅读小报告”，然而，我也知道，大部分学生把写“读后感”当作是一项苦差，而我认为，学习是很快乐的，每周让学生像受刑一样去做一份作业，是我所不愿意的。所以呢，我要让这份作业跳出刻板无趣的“窠臼”，我要把它设计成一份使学生能够确实地受惠而又充满乐趣的作业。

我所设计的“阅读小报告”，共分三个栏目。

第一个栏目是：“词汇学习”、第二个栏目是“佳句摘录”、第三个栏目是“阅读心情”。每个栏目的设计，都有明确的目的。

每一周，我都会选一篇短文发给他们阅读，本地作家与外地作家的作品兼而有之。

学生读了之后，根据自己的程度，把自己不懂的词汇填入第一个栏目“词汇学习”里。数目不拘，程度好的学生，如果只有两个词汇需要学习，便只填写两个；程度差的学生，要学习的词汇可能多达10个或更多，他便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去学习。有了这种全无强制意味的伸缩性，学生反而学得心甘情愿。如此一来，日积月累，认识的词汇便愈来愈多了。

第二个栏目“佳句摘录”，我让学生依据自己的欣赏

能力，把文中的佳句抄写下来。“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熟能生巧，是一种循序渐进的熏陶方式。学生初而模仿、借用；继而转化、吸收，最后，便可自行创造了。这时，学生会渐渐发现，他们笔头的锈渍明显地少了，有了一种似水的流畅。

第三个栏目“阅读心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栏目，旨在让学生练笔。我个人认为，按照传统的做法，要学生去分析文章的主题思想和写作技巧，是会让让学生厌恶得想要夺门而逃的。所以，我在这个栏目下面清楚注明：“请根据作品的内容，写出你个人的经验，或者，写出你对这则作品的观感——如果你很喜欢，请分析你喜欢的理由；如果你不喜欢，请说出你讨厌的理由。”这样一来，学生便有了参与感——他既可以海阔天空地畅谈他和文中的主角类似或迥异的经验，他也可以对作者的做法或想法提出或温婉或尖锐的批评。让他们产生“介入感”，对于凡事以自己为中心的青少年来说，是很重要的。此外，当学生在抒写自己类似的经验而发现词汇不敷应用时，他也可以随时会从文中掇取有关词汇，活学活用。米缸里有了足够的米，还担心煮不成饭吗？

举个例子。有一回，拙作《软弱》为中国的《读者》杂志刊载了，我便将此文印发给学生，作为那一周的阅读素材。

全文如下：

参观巴西的毒蛇研究所，负责人取出了一条不断蠕动着的花斑大蛇，言明毒腺已去，访客可以随意把玩。人大声惊叫，纷纷退避；可我一点儿也不怕，恣意地让大蛇盘坐在头顶、缠在腰际、爬在双臂，尽情戏耍。大蛇与肌肤相触，又凉又滑，好像披着一层以水织成的围巾。

其他访客脸露钦佩之色，戏称我是“巾帼英雄”。

然而，在众人眼中勇气可嘉的我，一碰上小小的蟑螂，那种魂飞魄散的窝囊劲儿，任谁看了也为我感到汗颜。爬在地上的，我怕；飞在空中的，更怕。不论大小黑褐肥瘦雌雄老幼，只要是蟑螂，都能不费吹灰之力便吞掉我整粒胆。

印象里最尴尬而又最惊悚的一次经验是，驾车外出，半途车厢突然窜出了一只肥硕无比的蟑螂，在我眼前耀武扬威地飞来飞去，我脸青唇白，尖声叫嚷，顾不得公路安全，来了个紧急煞车，狼狈万分地逃出车外，只差了没有高喊“救命”而已。

记忆里，藏了一桩即使化了灰也依然清晰记得的丑恶事件。

就读小学时，一位深知我有“蟑螂恐惧症”的小学同窗，把一只活生生的蟑螂装在小盒子里，带到学校来。记得那堂是我最喜欢的语文课，我聚精会神地听课，正当老师转身在黑板上写字时，那位同学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拉起我颈后的衣领，恶作剧地把蟑螂放了进去。当蟑螂在我衣服里乱窜乱爬时，我的胆，立马裂成了碎片。我从座位上跳了起来，浑身发冷、双脚发软，心房狂跳，犹如白天见鬼。就在众目睽睽之下，我失态地放声大哭，几乎把屋顶都哭塌了。

这件事发生后，我一直不能原谅她。直到小学毕业，都未曾再和她说上一言半语。

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一个很软弱的地方。

这个地方，也许藏着某种恐惧、某个阴影；也许烙着某种创伤、某个疤痕；也许有着某种悲哀、某个痛苦；尊重它，让它静静地存在，不要去弄它、揭它、挑它。这样一来，你不但保住了双方的友谊、保住了对方的尊严、也保住了自己的人格。

表面上，我写的是蟑螂，可是，主题却不动声色地蕴藏在最后一段。

学生读懂了文意后，便意气勃勃地拿起笔杆，用他们刚刚学会的许多词汇，写他们与蟑螂的故事。至于那些与蟑螂没有打过交道的学生，我也允许他们以蟑螂作为素材而写寓言或是微型小说。不过，我一再强调的是，不论写的是自己真实的经验或是杜撰的故事，都必须有个明确的立意。文字，是不能恣意沦为情绪宣泄的工具的。

结果呢，学生们个个都快乐地都写出了满溢生活气息的心情故事，而能够在练笔的过程中随心所欲地应用许多新的词汇，他们也都觉得很有成就感。一次的练笔完成之后，他们又期待着下一次的练笔。

在每周一次勤学不辍的阅读与练笔中，学生们快乐地沿着文字的梯阶攀爬而上……

一年后回顾，他们“文字的米缸”，已经由一个而扩充为两个、三个、四个……无数个，还继续在扩充中。

他们有了取用不竭的词汇、他们掌握了许多新的写作技巧，当然也就享受到了执笔为文的乐趣与信心。

阅读与写作，是一对孪生姐妹花。

(作者为本地作家、新加坡文化奖得主)

非词素词素化 造词方



文·汪惠迪

新加坡朋友到香港旅游，一定会发现香港的酒楼和茶餐厅特别多，尤其是茶餐厅，别看店堂不大，却餐饮皆有，中西兼备。有的茶餐厅墙上贴着或门口摆着招徕顾客的告白：“本店奉送啡和茶”。将“啡”和“茶”并列在一起，顾客一看就明白，“啡”指咖啡。既然可以“啡”前“茶”后，也就无妨“茶”前“啡”后，所以有的茶餐厅把“奉送啡和茶”说成“奉送茶啡”，甚至把店名叫做“××茶啡档”，小咖啡店就叫做“××啡档”，称说起来更加省事。

“啡”字并不表义，所以《新华字典》“啡”字条下的说明是：见“吗”字条“吗啡”及“咖”字条“咖啡”。《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字头“啡”下的说明是“见720页【咖啡】、869页【吗啡】”；《两岸常用词典》(2012年8月初版)字头“啡”下的说明也是“见717页【咖啡】、866页【吗啡】等”。其他语文词典的处理方式大抵相同。可见，在一般情况下，“啡”一定要跟“吗”或“咖”组合，才能成词，独立使用，并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单独的“咖”、“啡”、“吗(mǎ)”只是译音用字，不是词儿。

汉语中本来就有所谓联绵词(two-alliterated words/compound words in Chinese)，联绵词“指双音节的单纯词，包括：a)双声的，如‘仿佛、伶俐’；b)叠韵的，如‘阑干、逍遥’；c)非双声非叠韵的，如‘妯娌、玛瑙’。旧也叫连绵字。”(《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810页)联绵词是双音节的单纯词(single word)，不是合成词(compound word)。单纯词和合成词的分别在于包含的词素(也叫语素，morpheme)是一个还是两个或更多，而不论其音节(syllable)的数量。“咖啡”和“吗啡”是英

语coffee和morphine的音译，虽然不是传统的联绵词，但都是双音节的单纯词；“新加坡”(Singapore)、“奥林匹克”(Olympia)、“戈尔巴乔夫”(Горбачёв)之类三音节、四音节或五音节的音译外来词也都是单纯词。

可是，在特定的语境下，“啡”居然像“茶”一样独立成词，成为一个可以独用的词素，并具有一定的构词能力。例如“咖啡色”(像咖啡一样的颜色，深棕色)，香港叫“啡色”，且有“浅啡”、“深啡”之分；不加糖、奶或伴侣的咖啡，香港叫“斋啡”(黑咖啡/纯咖啡，black coffee)，中国大陆叫“清咖”；cyber cafe(网吧/网络咖啡馆/网络咖啡屋)，香港叫“网啡”，中国大陆叫“网咖”，店名更有趣，叫“×啡网咖”，如“漫啡网咖”、“魔啡网咖”、“摩啡网咖”、“猫啡网咖”等。“网咖”或“网啡”是“网络”+“咖啡吧”或“咖啡屋”或“咖啡馆”或“咖啡厅”的简写。最初“网咖”或“网啡”主要是为顾客提供一个舒适的上网工作环境，如今已演变成为大众休闲娱乐的场所。

“啡”字独用并非始于今日。上海虹口有家“享有百年盛誉”的咖啡馆叫做“公啡咖啡馆”，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外白领和文化名人休闲、集会之地，如今已进入历史。“公啡咖啡馆”想来是“公众”皆可入内喝一杯的公共咖啡馆，以别于只有“绅士”方可入内享用的“绅士咖啡馆”。

“咖啡”作为一个语素，照理是不能分割的，不像合成词，可以任意拼凑的。例如“汽车”，我们可以拆开来使用，组合成“汽油、汽艇、蒸汽|车间、车身、班车”等词语。然而随着近来网络的神速发展，语言也跟着急速起了变化。因而语素(尤其是双音节语素)也突破了它原有的局限，变化多端起来，于是出现

便灵活 表达多姿多彩

了“清咖”、“斋啡”、“网咖”、“网啡”等“腰斩”双音节单纯词的现象。

其他双音节单纯词也有同样的情形。例如“巴士”是英语bus的音译词，其中“巴”字表音而不表义，可是在“大巴”（大型巴士）、“中巴”（中型巴士）、“小巴”（小型巴士）、“校巴”（学校巴士）、“旅巴”（旅游巴士）、“长巴”（长途巴士）、“村巴”（在社区或乡村川行的巴士）等词中，“巴”已经成了“巴士”的简称了，它跟“大、中、小、校、旅、长、村”组合成为合成词了。其他双音节或多音节的音译外来词，也因简称而定型成为合成词，例如来自“迪斯科”的“迪厅”（跳迪斯科舞的舞厅）；来自“迪士尼乐园”的“迪园”；来自“的士”的“的哥”（称男性出租汽车司机）、“的姐”（称女性出租汽车司机）、“的票”（乘坐出租汽车的收费票据）、“打的”（打车，乘坐出租汽车）、“摩的”（运营用的摩托车）、“板儿的”（运营用的平板车）；来自“奥林匹克”的“奥会”（奥林匹克运动会）、“奥马”（奥林匹克运动会马术比赛）、“奥赛”（国际学科奥林匹克竞赛）、“奥数”（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奥校”（奥林匹克学校）、“奥运会”（奥林匹克运动会）、“申奥”（申请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残奥会”（国际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冬奥会”（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等等都已为词典所收录。“巴”、“迪”、“的”、“奥”都有其特定的意义。

“幽默”（humour）是个双音节的音译外来词（单纯词），现在也可以被拆开来使用，成了离合词，例如“幽他一默”。《庄子·秋水》里的“望洋”亦作“望羊”、“望阳”，“望洋”是所谓“仰视貌”，即“仰视的样子”，是个联绵词，现在人们仿拟“望

洋兴叹”，说“望校兴叹”、“望楼兴叹”、“望钱兴叹”，几乎“望”什么“兴叹”的都有。于是“望洋”这个联绵词被当成动宾式合成词，人们套“洋”而用“校”“楼”“钱”等代之，成为“望×兴叹”。

语言是活的，变化的，发展的，有些不能强拆的语素还是被拆开来使用了，而且定型下来，便是明证。当然必须约定俗成，而且即使被拆开使用，有的还须经受时间的考验。

外国人的译名有的一串好几个字，这就难为了报纸的编辑，因为新闻的标题字数越少越好，可是一个老外的姓就用了几个字。这个矛盾怎么解决？例如“戈尔巴乔夫”是姓，报纸编辑就叫他“老戈”。中国人的姓都可以加前缀“老”，叫“老张”或“老李”，外国人的姓也可以如法炮制吗？答案是肯定的。这算什么名堂呢？有说法。

王希杰教授说：“非词素词素化之后，取得了造词资格，具有能产性。”“多音节外语音译词经常通过紧缩法词素化。”（详参《汉语词汇学》第八章“语法造词·短语和句子的词汇化·紧缩造词”，北京商务印书馆，即出）值得注意的是“非词”可以“词素化”，词素化之后就成为造词材料，获得造词资格，并且具有能产性。“蝴蝶”是联绵词，其中“蝶”“非词”，可是在“化蝶”、“蝶式”、“蝶泳”、“蝶恋花”中“词素化”了，“网咖”、“斋啡”中的“咖”“啡”亦然。“老戈”指戈尔巴乔夫，“戈”字词素化了，并且成为“戈尔巴乔夫”的等价物。王希杰教授说：“非词素的词素化使得汉语造词非常方便、灵活。”而汉语造词方便灵活使汉语的表达更加多姿多彩。

（作者为新加坡报业控股华文报集团前语文顾问）

连接摩士街和海山街（克罗斯街上段）的屎巷曾有熟食小贩摆摊

牛车水屎巷今昔



文图·虎威

正如我在本栏写“牛车水骑楼风情”一文时选择用“骑楼”而不用“五脚基”，这里我也用“屎巷”不用“后巷”。屎巷这个名称实在不雅，不过，却确实是从前生活在牛车水的人所共用的。当然要用广东话念出：Si Hong，原汁原味……啊，不妙，原汁原味用在这里岂不令人恶心！

怎一个乱字了得

昔日的屎巷今日依然存在于牛车水，街上每座店屋后方都会有那么一条通道。那些与大路如大坡大马路和二马路（桥南路和新桥路）平行的，就像旧时可供行人抄捷径；那些与次要街道如广合源街（宝塔街）、戏院后街（登

婆街）平行的，人们多不会在里边走，除非他们是巷子两侧店屋里的居民。

该怎么描述牛车水屎巷今日的“景色”呢？怎一个“乱”字了得！只见店屋沿巷的墙上，挂满了一个又一个长方形的空调外机，巷里停放着一列又一列的有轮塑料垃圾车，贴墙处竖立着一条又一条的管道。地上七零八落地摆着椅子、摩托车、垃圾桶。然而，恰恰是巷子的乱，造就了店屋沿街“门面”的工整。试想象：被保留的店屋为符合现代舒适水平不可避免地需有空调设备，假如外机、管道都不得不置于楼房正面，那将会是何等“大煞风景”！

从无到有的屎巷

其实，一开始是没有屎巷的。店屋都是“背对背”建造，这在人口稠密的牛车水是个大问题。从通风采光的角，一栋屋后面的房间与另一栋屋后面的房间零距离或少距离，必有欠缺。偏偏屋内还分成许多小房间或小间隔，使人们的居住环境更加不健康。从可达性的角度，店屋后无小巷，人们和物品的出入得靠前方。这里面除了有发生火患时仅得一边“生路”的隐忧，更存在日常面对的卫生问题：当时尚未有阴沟系统，人们的便溺盛在粪桶里由挑粪夫——牛车水人称“倒屎佬”者——以空桶换满桶处理；空桶、满桶皆以前门出入。

英殖民地政府于1907年立法，改造“背对背”店屋使屋子有后门，后门又连接后巷再连接街道。挑粪可在店屋后方进行，想后巷因此而被称为“屎巷”。另外，自1910年开始，殖民地政府更在市区内建设阴沟系统。但一切进展缓慢，屎巷的开设至二战结束后才完成；阴沟系统则须待我国独立后才大规模展开；挑粪行业直到1987年方走入历史。

战前的牛车水有抽水马桶的店屋如凤毛麟角，我外公一家六口于1940年代租小房间来栖身的那座四层楼店屋是其中之一。“就因为这座楼有抽水马桶，你阿公当没钱交租时，哪怕借大耳窿也要借钱来还租金，使到可以继续在那儿住下去。”妈妈如是说。

记忆库里的屎巷

我是在8岁时(1966年)搬到牛车水居住后才开始与屎巷接触。我们一家住在摩士街口一栋店屋三楼——谢天谢地有抽水马桶！厨房、冲凉房、厕所都设在屋子后

部，还有个后门通往一道螺旋梯。然而，这道螺旋梯我一次也没走过，那是因为自搬入第一日起它已被二楼住户堵住以用来摆放杂物。螺旋梯本应通到楼下住户(当时是家咖啡店)的天井，从天井的后门又可通往屎巷，是供紧急逃生时用的，堵住了无异切断这条生路。

这栋落成于1941年的店屋后面的屎巷一端连接摩士街，另一端却是“此路不通”。摩士街路边有个叫“生成记”的煮炒摊位使用它来摆设桌椅，作为餐饮场所。说起“生成记”，我念念不忘的是它香滑的艇仔粥和炒河粉。一碗粥、一盘粉是我们一家人“久久一次”共享的美味夜宵，我至今还记得那个味道。

将食事与屎巷混在一起谈真不“协调”，偏记忆库里还存有这种不协调的另一个案。从我搬到大坡开始，便体验到每天早晨摩士街口是个流动小贩的美食天堂：有卖经济米粉面配白果粥的、卖炒“黑色”菜头粿的、卖糯米饭的、卖猪肠粉的、卖叻沙的……其古早好滋味着实令人难忘。上世纪70年代，政府开始逐步取缔路边流动小贩。上述小贩在未完全在街景中消失前，曾一度在连接摩士街与海山街(克罗士街上段)的屎巷里营业；屎巷竟成为食巷！

看官们若受不了“屎”这个字在本文多次出现，敬请原谅——我只不过是真实地反映牛车水当年风貌和语言。我家虽有抽水马桶，但很多牛车水人家没有。在街道上遇到多个门的载粪车和以一条木棍挑着两个粪桶的挑粪夫是平常事，牛车水人当然也都以平常心视之。想今日狮城的美轮美奂，洁净先进，原脱胎自先辈们在恶劣环境里的艰苦奋斗。

(作者为本地建筑师兼作家)

与次要街道平行的屎巷较少人行走



与大路平行的屎巷常有人抄捷径



甫得木瓜治膝肿



文图 · 李日琳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蒹葭是芦苇，诗经中很多像这样的诗歌，起兴都是从植物开始的。那些植物，枝枝蔓蔓，缠缠绕绕，承载着诗经绵绵不尽的情意。这些生长在诗经中的植物不但拥有富于诗意的名字，还有防病治病的作用，也是很常用的中药呢。

“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这里的木瓜就是广为人知的一味中药。也是因为这句诗的渊源，让木瓜在唐诗宋词中以情谊深重的形象频频出现：“况对木瓜山”（李白）、“木瓜屡试琼瑶重”（苏轼）、“惭无一木瓜”（贾岛）、“甫得木瓜治膝肿”（方回）、“口含木瓜医脚气”（释道枢）、“木瓜甘酸轻病股”（张来）等等。

无论诗经还是唐诗宋词，不但让我们了解了木瓜的悠久历史，还告诉我们它不仅是好吃，还可以治病，是医食同源的一味水果。

不过，诗经中的木瓜，和我们平常所吃的木瓜有所不同。诗经中的木瓜，又称宣木瓜；我们平时所吃的水果木瓜，又称番木瓜。二者都可以入药，但多以宣木瓜做药为多；番木瓜则作为水果食物为多。

二者的不同在于：

属性不同

宣木瓜是蔷薇科植物贴梗海棠的成熟果实。

番木瓜是番木瓜科植物番木瓜的果实。

生活环境不同

宣木瓜：人工栽培或野生，分布中国华东、华中及

西南各地，主产安徽、浙江、湖北、四川等地。此外，湖南、福建、河南、陕西、江苏亦产。安徽宣城产者，习称宣木瓜，质量较佳，所以也称北方木瓜。

番木瓜：原产地热带中美洲，17世纪传入亚洲，现东南亚热带地区，中国广东、福建、台湾、广西、云南等地都有种植，所以也称南方木瓜。

性味不同

宣木瓜性味酸、温，口感酸涩，需要水煮或腌渍后才能去掉涩味。

番木瓜性味甘、平，口感甜甜糯糯的，能够去皮直接食用的。

功效不同

宣木瓜入肝脾经，和胃化湿，舒筋活络，含有皂甙、苹果酸、黄酮素等，酸能走筋，主要用于治疗腰膝酸痛。



宣木瓜树



番木瓜树



宣木瓜中药饮片



番木瓜水果

番木瓜入脾胃经，健脾消食，含有木瓜蛋白酶，可以帮助消化蛋白，适用于消化不良，胃脘胀痛。

通常番木瓜既作为水果来吃，也可作为料理，还可以制成饮料、蜜饯等食用；宣木瓜则多制成中药来治病。

关于木瓜治疗病痛，曾经流传这样一个故事：

很久以前，有一个人因为小腿肿胀酸痛不能行走，乘小船回乡时将肿胀的脚搁在小船中的一个布袋子上，等到下船时，顿觉小腿肿胀减轻不少，就问船夫布袋中装的是什么？船夫说：“宣木瓜也”。这个人回到家中就用布袋装上宣木瓜，将脚搁在上面，不久小腿肿胀就消了，也不酸痛了。

这个传说中的故事让安徽宣城的木瓜名扬天下，连南宋著名诗人杨万里都为他作诗“天下宣城花木瓜，日华沾露绣成花”。

作为中药的宣木瓜具体作用在于：

风湿痹症

“甬得木瓜治膝肿”，说的是木瓜味酸入肝，能舒筋活络，祛湿除痹，常用于治疗腰膝关节酸痛，不论风寒湿热型痹症都可配用。例如：木瓜煎可以和乳香、没药、生地同用，治疗颈项强直疼痛；木瓜丹与羌活、独活、附子配伍，可以治疗足膝酸痛，不能久行。

治疗脚气水肿

“口含木瓜医脚气”这里的脚气不是脚癣，是因

为维生素B1缺乏引起的足胫部麻木酸痛软弱无力的症状，木瓜温通，祛湿舒筋，配合吴茱萸、槟榔、苏叶等，可以治疗因维生素B1缺乏、神经发炎引起的下肢风湿肿痛。

治疗腹痛吐泻

木瓜能化湿和胃，又能舒缓腹中挛急疼痛，如木瓜汤，配合吴茱萸、茴香、紫苏等，治疗寒湿引起的吐泻腹痛；蚕矢汤，木瓜配蚕沙、薏苡仁、黄连等，治疗湿热引起的吐泻腹痛。

而在东南亚一带常见的番木瓜，作为水果饮品，主要作用是生津止渴，健脾消食，可以治疗消化不良。

(作者为中医学博士)

小食疗方

木瓜猪蹄汤：

材料：猪蹄1只，宣木瓜30g，伸筋草30g，薏苡仁10g，生姜、盐适量。

做法：将三种中药用纱布包好，连同生姜和猪蹄一起放入锅中，加水，大火煮滚后转小火熬煮2小时，加盐调味即可食用。

作用：散寒除湿，温经通络，适合腰膝酸痛、肩周炎等。



从古典走向现代

《琴笙阮语II》音乐会



文图 · 徐李颖

进入六月，狮城热浪一日胜过一日。何以解暑？当然是去听一场空灵清冽的音乐会啊！新加坡华乐团多年来致力于为本地居民提供高品质的华乐演出。除了呈现大型的交响乐、盛大的音乐会，主办音乐节，还在工作日的晚上以“周二聚会”的概念举办中小型华乐演奏，以更精致、幽雅的方式，带给听众近距离的视听享受。演出后，再以访谈的环节，让听众与音乐家互动，不仅加深听众对所听曲目的理解，深入了解演奏家的思想，以此提高听众的音乐修养。

“周二聚会”系列首先登场的就是6月5日由钟之岳、韩颖夫妇联袂呈现的“琴笙阮语II”。看标题就知道该次演出以古琴和阮为主调。事实上，钟之岳是非常杰出的笙演奏家，当晚的笙演奏非常惊艳。

这次演出是钟之岳、韩颖夫妇继2012年首次呈现“琴笙阮语”后的第二次尝试，其中不乏二位最近几年来的新作。曲目中既有古老的古琴独奏曲《碣石

调幽兰》，现代创作的中阮独奏《游泰山》、琴箫合奏《孝经吟》，还有最新创作、首次出演的琴阮合奏《秋籁》、笙独奏《呼吸III》，以及中阮与小乐队合奏《菱花影》。

演出中的古琴独奏只有一首，但却非常特别。这首就是古曲《碣石调幽兰》。据说此曲为六朝(梁)丘明(479—590)所传，原件为唐人手抄，曾被保存在日本京都西贺茂神光院中，现作为日本国宝，保存在东京博物馆中。中国音乐学院教授吴文光于1979年据《古逸丛书》所刊唐人手抄卷子本文字谱打谱而成。

钟之岳以一身汉服登场，带着明代老琴“霜钟”，坐于一盏灯下，焚香挽袖。顿时四周静寂，乐符从七弦琴中流淌而出，将听众带入一种浑厚、深沉，时而萧瑟、时而激昂的时空里。

古琴从不曾以娱人为先，《碣石调幽兰》的创作据说是以孔子周游列国为背景，反映了他于幽谷见茂盛的兰花时所引起的复杂心理和无限感慨。彼时的孔子，惶



钟之岳、韩颖夫妇第二次呈现《琴笙阮语》

惶若丧家之犬，满怀忧愤、失意之情。想要从此曲中听出浪漫、惬意的意境，怕是不可能的。倒是按音、滑音中的凝涩、颤抖、呜咽，暗合了圣人复杂的心绪和细腻的矛盾的情感。

琴箫二重奏《孝经吟》听起来便轻松了许多。《孝经吟》是2012年新加坡华乐团“三字经与弟子规”音乐会中的一首琴箫二重奏。据介绍，此曲采用现代作曲技法，用古老的中国古琴与箫这两件文人乐器以重奏的形式来表现儒家“以孝治天下”的传统美德。箫演奏家也是华乐团的年轻音乐人曾志。

是否能够从音乐中听出“孝”，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作为一个音乐知识十分有限的普通人，我只听出了琴箫合奏带来的惊艳之美。琴声沉稳，箫声缠绵；琴如流水，箫如风鸣。二器合奏，时而和缓、时而激荡，琴来和箫，箫来引琴。怪不得琴箫自古以来便是绝配！

《菱花影》是另外一首特别打动我的乐曲。这首曲子是韩颖根据昭君出塞的故事创作而成，以阮为主调，辅以竖琴、大阮、低音笙、箫和打击乐的合奏，非常婉转动人。亦或许只是女性之间产生了情感共鸣。

昭君出塞曲以琵琶出名。但汉代的琵琶非今日的琵琶，史料多指阮咸的前身。韩颖此曲是纪念昭君，更是纪念汉代乐器阮咸。曲名取自南北朝诗人庾信的诗作《王昭君》：

拭啼辞戚里，回顾望昭阳。
镜失菱花影，钗除却月梁。
围腰无一尺，垂泪有千行。
绿衫承马汗，红袖拂秋霜。

别曲真多恨，哀弦须更张。

乐曲后半部，韩颖一边弹阮，一边哼唱无字曲。曲调从哀鸣到激越，犹如娇弱女性从无奈的饮泣到激愤的控诉，令人听之动容，心有戚戚焉。

演出中还有两首非常现代派的乐曲《呼吸III》和《如同你我》。前者由日本音乐人真锅尚之创作，后者原是德国作曲家老锣为笙与手风琴创作的二重奏。《呼吸III》是一首以笙为主的合奏曲，《如同你我》则改编为五重奏。

就像它的题目一样，《呼吸》体现了非常现代派的思考，关于人类、关于生命、关于呼吸。笙是非常传统的华乐器，但在演奏中，钟之岳的笙完全符合曲子的意涵，以律动和颤音表现出作者对生命与呼吸的观察。他娴熟的技巧、自如的台风，为此曲增色不少。

压轴曲目《如同你我》也是一首轻松明快的曲目，由高音笙、中阮、低音笙、大阮和打击乐合奏。基本上属于笙与阮的对话与唱和。用这首曲子压轴，就像介绍册里所说：“这两件乐器有着相同的发声原理，都是簧片乐器，他们是一对中西兄弟，就如当代诗人王艺的诗：那被时空阻隔的不是你我，你我是分不开的，如同琴和瑟，如同风和雨，如同你和我。”

最后这句诗，我猜是钟之岳、韩颖这对乐坛伉俪的爱誓言；同时，也是华乐演奏家们与听众的约定：无论时空阻隔、风雨无情，华人华乐，永不分离。

(作者为本刊编委)



牛车水的老与不老

谈虎威系列绘本创作



文图·林高

我和虎威约在HillV2一个西餐厅见面，西餐厅叫Cedele Bakery Kitchen。虎威的家就在对面。他说，窗户把丛林绿荫尽收入，鸟鸣更幽。坐下边喝Chamomile边聊住家环境的常好。下来便言归正传，谈他的绘本创作。虎威8岁、读小学3年级的时候，家搬到牛车水，客厅的窗对着大华戏院。那时候的街景不复存在，那时候的人物宛若电影里的人物；老一辈说起那时候的生活仿佛在说古——却不过五、六十年以前的事罢了。那时候很穷。可是，坎坷路上照样留下值得珍惜的东西。虎威说，我们希望孩子知道些什么？怀想些什么？他以牛车水为主题创作一系列绘本作品。第一本《外公的小房间》，读者看到上个世纪40年代小市民日常起居的环境。“外公的小房间”是小朋友进入并认识往日社会的“舞台”。第二本《三轮车跑得快》、第三本《小熊的新衣》、第四本……将从局部着笔衬托时代的印记、文化的印记、各行各业的印记。

牛车水座落在新加坡河南岸，俗称大坡。民间一般视广东民路(Cantonment Road)为大坡的终点。与水车街(Kreta Ayer Road)交界的恭锡街(Keong Siak Road)和武吉巴梳(Bukit Pasoh Road)也就涵盖在牛车水的范围。本地知名文史研究者李国樑先生在他的新著《大眼鸡·越洋人》写道：“1821年2月18日来自厦门的中国商船在新加坡海面上停泊，掀



图一



图二



起了日后的移民潮，过番客迅速成为新加坡的主要华人群体。……自19世纪中叶，牛车水已经发展成为广东人的集居地，也是新加坡保留的最完整的历史性社区。”虎威住在牛车水，直到高中毕业才搬家。童年和少年留下的印记，回头细加体味，倘若让它湮没不存一点痕迹委实不妥。虎威觉得，不能用这样的视角——都过去了，那些落后——把它一统鄙弃。于是他决定用画笔去呈现，带着童趣的画笔。不为了缅怀，不为了疗伤，不为了保存；或都是的。不过，更主要的目的：为了教育。他把读者群设定在小学学童，足以见虎威耿耿于怀要从幼儿开始实践他的初衷。虎威做到图画幼童一看就明白，文字不造成阻隔。虽如此，仍有若干信息藏匿于图画中，因此大人陪孩子读绘本其实亦是培养孩子读图的能力。虎威说，丰子恺的画笔触简洁，用“童真视角”说事，读着觉得可爱动人，又受启迪。他要朝这方面用心努力。这是很考功底的，却不都在技巧上。画意讲究自然真挚，文字出自无邪的童真，每叫读者会意一笑，读丰子恺，心坎深处每逸出悠悠茫茫的感受，那毋宁是当下赤子之心又给激活的缘故。

原貌馆重塑了1940年代虎威外公的小房间，促成他构思创作这部绘本。于是绘本与展览双管齐下，小

学生对小市民的“家”留下深刻的印象——不仅卫生条件差而已(图一)。在小学生的脑袋里，这些肯定一片空白，帮助他们了解就是帮助他们成长。所谓社会发展的足迹不正是先民一路走来的足迹？足迹是不间断的。每个人的起跑点落在“社会发展”的某一个“足迹”上。到了终点，回头看整幅人生的图景，看到的应不仅是自己的“风景线”。

为了落实并加强教育的成效，虎威举办一系列讲座。他亲自到学校用华语讲故事给小学生听——把“往日的社会”带进孩子的视野里。他也用英语向公众讲解。这是很必要的配套教育。《外公的小房间》有一个段落是这样的(图二)：

我问妈妈可不可以看看外公的小房间。

她说小房间早已没了。

我还是和小熊约定去看看。

虎威小时候听妈妈讲“外公的小房间”。小房间是妈妈的“家”，外公行医看病的“诊所”。那个小房间有三代人的记忆。小房间记录了先民的故事。虎威用水彩把小房间这个别具意义的场景重现于读者眼前。读者看到外公、妈妈、“我”的身影，看到小房间对“我”的影响，看到妈妈对“我”的启发。



图三



图四

新加坡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特色就展示在多元的建筑上。教育孩子了解多元建筑的特色及其意义是重要的。许多老旧的建筑是一部矗立的社会史。虎威是建筑师，对东方和西方的建筑史深有研究，对建筑的鉴赏亦深的心得。他特喜欢老旧的建筑。他觉得，老旧的建筑是情感与观点交流的平台，同时亦是一个鉴赏平台、美感孕育的媒介。虎威于1988年赴英国约克大学进修，获古迹保留硕士学位。返国后积极投入并主持新加坡美术馆的保护与改建工程(其前身是圣若瑟书院)，谈起时，他轻描淡写就带过，而我仍感受到当日责任的重大，他对此任务的热爱并引以为荣。对他来说，绘画一座牛车水老旧建筑与保护与改建新加坡美术馆，同样是要认真讲究的：一、他求真。建筑之比例与构建不能随意加减；二、他求趣。就是从童真趣味去表现建筑的最大特色。

小威想作画，可因为思路阻滞，不知画什么。正当这时候，他发现小熊逃跑了，赶紧去追。这是虎威虚构的情节。《三轮车跑得快》就从这里开始。小威乘坐忠伯的三轮车穿街走巷去追小熊，一路上，小威的想象力不断受到刺激和启迪。小熊逃跑正是想象力插翅飞翔的时候。每一幅画，虎威都巧妙地添置了孩童的“眼睛”：一只鸽子一路追随小威一路问：“你看到小威的小熊吗？”“小威的小熊在什么地方？”……鸽子变幻

成小威的朋友，它在帮忙找小熊呢。另外，作者把儿歌元素也挪用进来，当小朋友哼唱“三轮车跑得快”，不知不觉进入往日社会的氛围。

于是，小朋友看到不同宗教的建筑在外观上大异其趣，看到多元文化的内蕴，看到依附在老旧建筑上的时间美学。但是，带小朋友了解“昨日的”社会，了解老旧建筑的意义，必须“去繁就简”。这里的“简”(simple)应该这样去理解：一种积淀存蓄之后的浮现。虎威说，既要把握到建筑物的主体精神，同时也照顾到它可能带出的时代特点。譬如画詹美回教堂(Jamae Mosque)没有忘记尖塔和拱门，它墙头上镶嵌的青釉瓷砖显然兼容并采用中国的建筑材料，这是时代的印记。画马里安曼兴都庙(Sri Mariamman Temple)则着重突出门塔和充满宗教神话色彩的塑像。卫理公会直落亚逸礼拜堂(Telok Ayer Chinese Methodist Church)的特点是大家熟知的飞檐，除此，外观的圆窗仿佛它铮亮的眼睛。天福宫(Thian Hock Keng)属于闽南庙宇风格。花岗石柱的雕塑、琉璃飞檐的飞龙花草是显而易见的特色，却也没有忽略了庙宇大门前采纳西洋式的铁铸栏杆。用色方面，虎威用蓝色画天空，衬出平静而和谐，画面给予的感觉是悦目、有亲切感。用色是有节制的，比如回教堂的主色是灰绿，加上福利巴士的红黄青，色



图五

泽的对比使画面生动悦目，而红黄青则保留了福利巴士的原貌(图三)。虎威希望，读绘本对孩子来说无形中就是接受一种美感的熏陶——一种孕育着文化素养的美感。

小威学到很多东西，作画的灵感不再呆滞了，他完成了一幅内容十分丰富的图画(图四)。

他画自己坐忠伯的三轮车追小熊的情景，也画他们一路上所看到的，一栋栋漂亮的建筑物。

画这一幅画，虎威兼用蜡笔和水彩。色彩缤纷，笔意笨拙，比例有些不对是故意的——它表现了孩童心灵的稚嫩与丰富。除了看到古老的建筑，小市民的服饰、穿短裤制服的警察、路边的摊贩、新加坡河口的苦力(估俚)、妈姐等等。这些，呈现了我国独立初期街上的景观与氛围。

本文开头即阐明，对孩童的教育含生活的、社会的、文化的、美学的。长远的工程是要靠家庭、靠学校、靠社会来合力完成的。笔者以为，通过绘本调动各感官之感知能力，这样的学习容易奏效。虎威说：“我不想过外公一家六口住在小房间里那种生活(图五)，但是，从那个环境里我学会忍与让，后来在成长的岁月里，这样的态度逐渐升华成为我终身受益的素养。”《小熊的新衣》是他筹划中的第三本绘本。他将告诉小朋友，我们先民的行业，比如写信佬(代

书)、裁缝，菜市场与五脚基的日常形态等等。“有第四本吗？”我问。他在构思中……

虎威从学生时代就喜欢美术。那年头，70年代初，虎威这样描述学生的心理：读理科的学生踌躇满志，读文科都头低低。然而，虎威不肯违逆自己的心意。当他升上公教中学高中部，坚持主修美术——最是冷门的科目。高二念到一半他甚至报读巴哈鲁丁要学实用美术，录取了，却因某种因素没有转学。后来得到PSC奖学金到英国读建筑学。西方建筑史是必读的重点科目，私下他自修东方建筑史。因为读建筑学，他与美术鉴赏没有断绝了缘分。其实，对美术之爱时不时入梦相与甚欢。虎威毅然提前从职场退下，耳顺之年，他从心所欲做想做的事，不亦乐乎！他再次拿起画笔，把这几十年来美术与文学给予他的滋养与熏陶拿来尽情挥洒。他选择以绘本呈现自己，为教育做一份实际而有益的贡献。我私下想，因为对艺术的爱好，使得他有“二渡人生”的机缘，实现埋在心底的志愿。是不？亦因此保护了他赤诚的一颗童心，欣欣然回到孩子的身边。我与他聊了两个下午，觉得他态度和蔼，语言坦率，没有夸饰。

(作者为本地作家、新加坡文化奖得主)



感恩 生命中所有的遇见

第八届冰心文学奖纪实



文图·齐亚蓉

初次得知冰心文学奖是2016年下半年的事，忘记了在哪个文学群里看到了“第八届冰心文学奖”的征文启事，几天后，曾一起发布过新书的文友黄明恭也发了这个征文给我，说有关故乡情的散文是我的“拿手好菜”。

征文上注明的截止日期是2016年年底，于是便在16年11月初一气呵成了《爷爷的老杏树》，一式六份寄去了马来西亚诗巫世界福州十邑同乡总会秘书处，过后就将此事忘到了脑后。

所以，当初次得知自己荣获第八届冰心文学奖首奖的消息时，眼泪瞬间奔涌而出，因为距离征文上所注明的揭晓日期已过了近半年之久，还以为这项活动无疾而终了呢。

一个月后，接到了世福会秘书处工作人员的电话，说颁奖日期定在25日，问我可否前往福州参加，而此时我们一家已订了往返英国的机票，返回之时刚好是24日早上，觉得冥冥之中自有安排，于是欣然接受了邀请，这意味着自己在从英国返回后得直接从樟宜机场飞福州，辛苦是一定的。

但在走出福州长乐机场，看到接机人员的那一刻，一股浓浓的幸福感瞬间涌上心头，赴酒店的途中不断感叹：这个依山傍水的城市果真福地也。

福州之福不仅仅在于其自然环境之秀美，更在于这

里出了个天赋异禀的奇女子，她年纪轻轻就驰骋文坛，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读书人。少年时读到“一片冰心在玉壶”时，总觉得她高高在上，离自己很远很远，但这次来到福州，尤其坐在海峡国际会展中心听到她现年87岁的长子吴平先生讲话的时候，突然觉得冰心老人就在自己身边，那种感觉非常奇妙。所以当领过荣誉证书经过吴平先生身边时，不由自主地上前问了声好，并紧紧握住了这位老人的手。当他得知我是首奖获得者时，连声对我说谢谢。后来才知道他感谢我对他有礼貌，感谢我这个获奖者能够走过去问候他这位“冰心家属”。

此次来到福州最想见到的是著有《玫瑰的盛开与凋谢：冰心吴文藻合传》的王炳根先生，他是中国冰心研究所所长、冰心研究馆创始馆长，也是历届冰心文学奖的评委会主席。他在这届冰心文学奖揭晓之后主动加了我的微信，并告知我获得了“第一名”，“奖金一万美金”。此时的王先生就坐在台下，并通过微信告诉我等下一“共进午餐”。

颁奖典礼结束后被告知接受福州电视台的采访，在镜头前简单回答了记者的几个提问后连忙来到了餐厅，终于见到了“头戴牛仔帽”的王炳根先生及夫人周建业女士。坐在王先生另一边的是来自马来西亚的丁家骅夫妇。高大帅气的丁先生是世界福州十邑同乡总会的现任副会长(主管文教)，他们两个共同主编了第八届冰心文学

奖(散文)作品集《故乡情》，可谓劳苦功高。

饭桌上王炳根先生还介绍了一位娇小美丽的女士喜儿给我，年纪轻轻的喜儿是福州大榕树草木人堂·天易学堂堂主，草木人堂是这届冰心文学奖揭晓之处，他建议我一定到那里看看。

“接下来你有什么安排吗？”王先生问。我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这次来福州除了参加颁奖典礼，就是想去“根舍”看看，因为通过微信朋友圈窥探过“根舍”从而心向往之。

“好吧，你明天和喜儿一起来我家吃玉米吧。”坐在一旁的“师母”(跟着喜儿这么叫)爽快地一口答应了下来。

此时王先生的电话响起，“吴平打来的。”他说。

“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看吴平夫妇？”接完电话后他问。

“当然啦！”我欣喜若狂。

“这位是这次一等奖的获得者——来自新加坡的齐亚蓉女士。”当王先生把我介绍给吴平先生时，这位87岁的老人笑着说：“我见过她，我们刚才已经握过手了。”

“过来认识一下，这是奶奶文学奖的一等奖获得者。”他转身对在一旁整理东西的夫人小凡说。

“他对外习惯称冰心为奶奶。”王先生告诉我。

突然觉得“冰心奶奶”复活了，她的诗文也像一阵清风般吹过了我的耳际。

“姐姐，你赶快去拿一本《故乡情》，让他们四人给你签名留念吧。”喜儿捧着她自己那本已经签过名的

书本悄声对我说。

我赶紧回到自己房间拿了一本书来到吴平夫妇房间，看到这跟“第八届冰心文学奖”有着渊源的四个人的签名留在了自己的书本上，内心的感动无以言表。

过后他们两对夫妇聊起了家常，俨然一家人般。

“我们真的是太幸运了。”我和喜儿在一旁感叹。

“我先送你们去草木人堂，等太阳下山后你带亚蓉去三坊七巷逛逛，明天你们一起来我家吃午饭。”告别吴平夫妇后王先生对喜儿说。

“草木人堂，多好听的名字啊！”我自言自语。

当我坐在草木人堂的茶室，看着墙壁上留有“第八届冰心文学奖”终评评委们签名的字画时，内心激动不已。

“当时他们就是在这里给你们匿名打分的，任何人都不可入内。”喜儿说。

“姐姐你知道吗？陈章汉、袁勇麟、哈雷、楚楚，他们都太厉害了，都是我的榜样，尤其哈雷的诗我非常喜欢，等一下我送一本他的诗集给你。”

接下来我们边品茶边欣赏哈雷的诗集《花蕊的光亮》，她朗诵一首我朗诵一首，不知不觉两三个小时就过去了。

“我们吃过晚饭就去三坊七巷吧。”喜儿说。

第二天一大早就看到了王先生的信息，要我们早些去“绿洲家园”，并发来了位置信息，要出租车司机按图索骥。

吃过早餐，喜儿叫的车已等在酒店门口了。

之所以要去拜访王炳根先生，除了表达谢意之外主



冰心文学奖颁奖现场

要是为了向他学习，因为我一向认为在某个领域有所成就者除了天赋和努力外，人格上一定有过人之处，而这种人格魅力绝对不是一两眼就能够看得出的。

当载着我和喜儿的车子在写有“根叶绿营”字样的大门前停下时，师母已经迎候在门口了。

走进花木葱茏、绿树掩映的庭院，一幕幕似曾相识的镜头映入眼帘：母鸡、猫咪、狗牙花、木瓜树、丝瓜架、莲花池……自然、优雅、恬静。

“真的是太美了！”这正是我心目中大文人的居所。

“这棵糯米糍品种的荔枝树是你们新加坡的叶松英老先生临终前让人从他福清老家的院子里挖出送来我家的。”王先生指着一棵结满鲜果的荔枝树对我说。

叶松英老先生曾是十邑同乡总会分管文化的副会长，1994年准备创办冰心文学奖时，他们两人曾一起去北京见过冰心先生，征得了她的同意。1996年成功举办第一届冰心文学奖后，他们又把评奖情况汇报给了冰心先生。

“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叶先生也已仙逝多年……”忆起往事王先生感慨不已。

“你们这届的初评结果就是在这里产生的。”参观过整座屋子，来到他们宽敞大气的茶室时师母对我说。

“这是你们的文稿原件。”师母拿出一个绿色的文件夹给我看。

翻到自己的《爷爷的老杏树》时，我激动不已。“王老师做事非常认真，所有稿件他都反复看过了。”师母说。

“我再带你们去顶楼看看吧。”来到顶楼，满眼都是书。“王老师也是好几届矛盾文学奖的评委，这些书都是参赛作品，过后就都留在了这里。”师母告诉我。

我们三个女人楼上楼下说说笑笑的时候，王先生一直站在茶室里的大书桌前提笔挥毫。

“我们家常常会聚集很多客人，但王老师却能安静地做他自己的事，有时他会边跟客人聊天边写自己的文章。”师母笑着说。

“平静如水的心境是我从冰心身上学到的。”王老师接过师母的话。

“老师你在写什么啊？”我问。

“我在抄写冰心的《春水》。”王先生说话的时候并没有停下手中的笔。

连忙走过去一看，这才发现他写的长卷像布匹般卷在一起，没头没尾。

“这是冰心的手稿影印本。”他指着桌上的一个本子对我说。

“哇，冰心的字体好漂亮啊！”

“是啊，当年她不过二十一岁。”

“这手稿哪来的呢？”

“当年冰心的诗文是周作人编辑出版的，出版后他把手稿送给了一位日本友人，后来日本友人捐出了手稿，目前原稿收藏在日本的九州大学图书馆里。”

又是一年了

还这般的微微吹动

可以再照一个影儿么？

春水温静地答谢我说

“我的朋友

我从未曾留下一个影子

不但对你是如此”

离开王先生家时我的眼泪又一次流了出来，就像当初得知自己获得首奖时那样，只不过那时是喜极而泣，这次则是不舍的泪水，更是感激的泪水，为了自己跟他们的遇见。

感恩，生命中所有的遇见！

“有爱就有了一切”。

“创作需要平静如水的心境”。

我会永远铭记在心的。

后记：那天去机场时，跟现任福州十邑同乡总会主管文教的副会长丁家骅坐在一起，他对我讲了这样一件事：他的一位年过八旬的老师也参加了“第八届冰心文学奖”，征文写好后这位老师言之凿凿地告诉丁先生说自己一定会得奖的，但结果连前30名都没进（进前30者其作品被编辑成《故乡情》），这让丁家骅先生觉得很对不起他的这位老师。

“但是我一点儿办法也没有，因为公平、公正是冰心文学奖一直以来谨守的原则，谁也不能例外。”

“回去后只能对老师说声对不起了。”看着丁先生满脸的歉疚，我的内心涌起了深深的敬意。

（作者为本刊特约记者，冰心文学奖首奖得主）

狮城赋

作者·伍木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老子《道德经》

邦国论

亚洲大陆南方之南
中南半岛南方之南
马来半岛南方之南
挟淡马锡的古名而来
《马来纪年》的故事太过遥远
浪漫的山尼拉乌他马王子
丢冠、化险、遇狮、取国名的
诗意传说
听了数十年，听到耳朵结茧
狮子城
从此成了你的乳名

苏丹和天猛公掌权的时代
英国人以白银换取版图
手绘的地图一摊
连地头蛇猪笼草
也惧于莱佛士手中的子弹
历史风起云涌
臣服是唯一的出路

锡矿与树胶
米字旗下的殖民统治与野性掠夺
筲路蓝缕以启山林的猪仔
面对着贪得无厌的资本主义
群象、老虎、毒蛇与猛兽的攻击
烙印着南来华族的耻辱伤痕

检证与肃清
太阳旗下的昭南岁月与狂性杀戮
武士刀下家破人亡的星洲华人

欲哭已无泪欲告更无门的慰安妇
有人舔舐伤口，有人舔血嗜血
竖立着军国主义的血债碑林

国族意识的不同建构
政权版图的不同设想
军事对抗取代宪制谈判
英军与马共以烽火对话
炮弹花开满马来半岛
十二年的紧急法令
十二年的紧急状态
暗杀、刺杀与屠杀成了唯一主旋律
罢工、罢课与罢市成了响亮的配乐
新村喧哗着不道德的种族隔离
是谁赋予欧洲人圈禁亚洲人的权力？
让崇敬与谦卑一起沉沦

再现于钞票与邮票
曾经是分隔两地的三兄弟
檳城、狮城、马六甲
诠释一种名叫海峡原住民的
峇峇与娘惹

马来联邦、马来属邦、新加坡从缺的
海峡殖民地
组成马来亚联邦
而星洲，自1946年4月起
成了英属马来亚末期的
与人无尤的孤儿

蛇形桥

非九孔
非十七孔
非三十三孔
非江南的小桥流水人家
非江苏贵州的跨江大桥
那是历朝历代未曾见过的桥
造桥专家未曾造过的桥
造桥典籍未曾提及的
一座畸形意识的
桥

无风不起浪
有蛇则可掀骇涛
平静的柔佛海峡是唯一的惊栗见证
那条狰狞的蛇
在国会摊开的蓝图上
缓缓滑行

如雷霆霹雳般炸掉一半长堤
那条蛇
自当弓踞蛇身
让车辆在其蛇背上碾过
碾成背鳞
让轮船在其蛇腹下渡过
渡成腹鳞

功过系乎一桥
那条吐着长长蛇信的
懵懂莽撞的旷世巨蟒
尚未诞生
就已绝尘
绝迹

井箍咒

与虎谋水，何异于
与虎谋皮？

三分令吉
成了五十余年前那纸合约的
一种耻辱
履约乎？解约乎？毁约乎？
毁约乎？解约乎？履约乎？
挣扎焦灼的心绪来自彼岸
三分令吉和五角令吉
成为天平上永远无法持平的
两端

给你十一个月的清新空气
掐住你一个月的咽喉
倘若苏门答腊烟霾是
拴住狮城咽喉的一条长长缰绳
那柔佛水供呵
就是悬在狮城头上的一把利剑
套在狮城头上的一顶井箍咒
有人在算盘敲不响的时候
喃喃念咒，妄图
水中取栗

化污水为饮用水
十三道工序的新生水
也许成了解除魔咒的
解药

越轨

枕木
枕着岁月
枕着马来亚铁道地权
悬而未决的问题
枕着这国际不解国人不明游人疑惑
半世纪的烫手山芋
刚刚解决了
立刻又招来新隆高铁的课题
腹死胎中的噩耗，或者
难产的悲哀，或者
剖腹产的惊吓，或者
猴年马月的无消息

这一条血脉
到底要政治越轨到什么时候？

白礁定律

历史有时候可以非常模糊
一些岛，一些礁
有时候就是主权争执的焦点

功过系乎一礁
也许寸土不让是邦国风俗
也许寸土必争是邦国信仰
白礁
自1979年以来
变成一个国际议题
双边关系的一粒绊脚石

盖棺尚未论定
海牙的国际法庭判官们
历史有时对焦，有时失焦
诉讼有时对礁，有时失礁
不管黑礁白礁
能够增加国土面积的
都是好礁

眈眈虎视

国国有本难念的经
那年年底
米字旗尚未完全撤出
岛国既已独立
何以还会有
邻邦驻扎的步兵旅？

邻邦那位步兵准将
执意以电单车警卫队护送
我们的开国总理，出席
独立后的首次国会会议
跨界将领的叵测居心
虎视眈眈的此情此景
让忧国忧民的总理忧心忡忡
国防就是国体
从此不再听天由命，否则
国将不国
家将不家

国防事务的前提是有假想敌
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个假想敌
我是你的假想敌
你是我的假想敌
究竟是狮子城的等距离外交政策
还是老虎邦山大王式的君临天下
把源自战国时期的远交近攻谋略
发挥得淋漓尽致？

不再听天由命
决心建立一支
属于自己的国防力量
象征国体与国本的峥嵘亮剑
破除一切
眈
眈
虎
视

(年度优秀文学作品奖入围作品)

《源》杂志

年度优秀文学作品奖

为了鼓励本土文学创作，本刊按年度征集小说、散文、诗歌、剧本四种体裁的文学作品。由本刊委任的评审委员会，将从已发表的入围作品中评选出优胜者，予以奖励。

2018“年度优秀文学作品奖”征集的作品体裁是诗歌。为了配合2019年新加坡开埠200年的系列活动，《源》杂志特与新加坡艺术剧场合作，提前征集以《无名英雄》为主题的剧本（小品）。以下是“年度优秀文学作品奖”的投稿须知，敬请留意。

资格：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和在籍学生。

体裁：诗歌、剧本(未发表过的、具有本土色彩的原创作品)。

字数：长诗或组诗不超过2000字；剧本(《无名英雄》为命题的小品创作)以10分钟左右的表演长度为宜。

投稿：即日起至2018年10月15日(由于杂志的定期性质，先投稿者将可能获得优先录用。稿件须注明《本土文学》字样)。

评选：由《源》杂志编委会组织的评审委员会进行评选。

奖金：除稿费之外，优胜者还可获得奖金**\$2000**元及获奖证书。(剧本的优胜者，有机会由新加坡艺术剧场将作品搬上舞台)

声明：参与者须符合并同意以上条件和规则方能投稿。

征稿启事

即日起，《源》杂志长期征求关于新加坡文化、历史、时事、风土民俗等相关题材的稿件及图片。

征稿要求：

- ◆ 观点鲜明、主题突出。
- ◆ 字数介于2000至4000字。
- ◆ 来稿须为原创作品，严禁抄袭、套改、拼凑。作品如已在其它媒体发表过，务请注明。

投稿方式：

请以电子邮件发送文稿至《源》杂志邮箱：ruirong@sfcca.sg。

请在文末提供作者本人真实姓名以及联系方式，以便邮寄稿费。

稿件录用：

《源》杂志编委会将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遴选稿件。来稿一经刊登，稿费从优。



用歌声表达对家园的爱